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

墓誌銘

文林郎前祕書省正字周君南仲墓誌銘

君名南字南仲對紹熙元年進士策祕自宮掖俚
及屢肆畧無不言其最切於世論者曰陛下聰明
爲小人蔽蒙甚有三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
極夫仁義禮樂是爲道問辯講習是爲學人有不
知學學有不聞道皆棄材也古人同天下而爲善
故得謂之道學名之至美者也小夫譖人不能爲

善而惡其異已於是反而攻之而曰此天下之惡名也陛下入其說而抱材負學之士以道學棄之矣惡名既立爭爲畏避遷就迎合掃跡滅影不勝衆矣小夫譖人猶不已又取其不應和少罵譏者亦例嫌之曰我則彼毀爾奚默焉是與道學相爲黨爾陛下又入其說而中立不倚之士以朋黨不用矣舉國中之士不陷於道學則困於朋黨矣唯其不能可否而自爲智無所執守而自爲賢然後竊箕子公平正直之說爲庸人自便之地而建皇

極之論起矣夫箕子所謂有爲有猷有守是有材有道有操執之人也汝則念之斯須不可忘也不協於極而亦受之謂其雖有偏而終有用亦當收拾而成就之也今所謂道學朋黨者正皇極所用之人也奈何棄天下之有材有道有操執者取其庸人外若無過中實姦罔者而用之而謂之建皇極哉其故無他闕冗適尊異凡庸當奮興天下之大禍始於道學而終於皇極矣考官奏擬第一中語不用教授池州熙寧後道學始盛而攻短者亦

繼出靳侮交雜意極鄙悖士不敢辯也獨君能辯之至謂道學朋黨即皇極所用之人則自箕子以來為之訓解者未有及君此言也時天下益勸攻道學新昌黃文叔名忤要地御史遂指為魁傑而君其壻也罷教授差常州推官父卒不行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開禧二年下詔訟虜曰讎耻累世矣即日討伐調度汹汹君賤不及議常憂迫不自安坐起顛倒樞密院開機速房以朝士掌之兵事密畫皆使論定而後上君與選焉大恐辭曰吾方以

先事造兵為發狂必死之藥敢嚮邇乎朝廷不能奪與議併寢因求補外幹辦浙東常平司明年召試館職虜留兵濠州江淮未靜君言善為國者不執理以強勢之所難常順勢以伸理之所易今日之急復和而已寧使力尚有餘而惜和之早母使力已不足而恨和之遲也天下繁委當付俊傑今廟堂無能盡出胥吏使頭盧兒干政接踵漿酒藿肉瀾翻其家根本大壞矣於是擅事者怒悔召君謾除正字趙幾道為太常丞論成肅后山陵不當

過江斥次且逐君母卒得止再除正字御史劾嘗
以田賂蘇師且遽罷師且田入安邊庫賂之王名
故在也嘉定六年朝廷以近比繇館學牽復者與
幹官使其友壻訊君君要誓不願詞甚苦故命久
不下九月晦驟食蟹下利上喘閏月朔卒年五十
五七年二月某日塋穹窿山職鳩君耽書喜誦出
於天性十五六時視吳下問學止科舉心陋之一
往旬日已棄去歲五易師一易師爲傾動相播告
擯絕旣從余初若無所論質已而耳改目化氣竦

神涌古今事物錯落高下不以涯量頓悟捷得受
之若驚行之若疑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
故朋昔類望塵不及皆靡弛而逝矣常以世道興
廢爲己重負一飯不顧私憂時如家憂人如身人
情多玩忽見事君惛心怛慮覩緩知亟老校小史
引坐深語所知往往非人所能知也文詞撥去今
作脫換騷雅欲以力自成家而瓌麗精切達於時
用亦人所不及也端行拱立尺寸程準門內順穆
廉節整飭自賜第授文林郎終身不進官兩爲館

職數月止既絕意屏坐衣食弊惡雞鳴挾書盡夜
分皆憶念上口數千載未了事皆欲正定名章偉
著皆欲銓品異聞逸傳皆欲論述曰此所以遺吾
老俟吾死也嗚呼材之難也俗壞教失苟得一二
以自好故成之難成矣不用矣不憤不愠樂而不
悶尤難也然則老其不遇之年伸其不用之業疑
若可矣而猶不然何哉君吳縣人曾祖昇祖因父
安道承奉郎娶黃氏子深源嘉興縣丞乙丑進士
也浚源澄源女嫁湖南機宜衛樸次未行孫曰某

曰某始余屢拔君使究其論君畏浙江之濤馮翁
之獻屢辭焉曰未暇也嗟夫余固囑累子而及累
余銘曰

孰材多而賤兮超昊蒼跨鸞龍曠一世而僅逢孰
材少而貴兮冒欽釜沒塵泥困百謫而窮凶雖遠
求而莫致常近獲而不容抱和璧以並削扣牛鐸
而偏聾晉楚非魯參之對兮顏回豈與松喬乎比
崇夕余箱兮納職鳩之月朝余疇兮進穹窿之風
悲子不可見兮余將曷從

寶謨閣直學士贈光祿大夫劉公墓誌銘

公諱穎字公實衢州西安人曾祖瑫祖持右迪功郎父蘊贈正議大夫公紹興丁丑中進士第三深陽縣簿虜窺江退州索民租未入者公白留守虜事急民不勝病矣請因以賜民張丞相悟謝曰慮不及此卽奏閣免繇是知公令其子棫與游教授全州勤苦自力率諸生同夜旦湖湘化之士人增倍改官知鉛山縣陳丞相訝曰薄取事官耶公謝以當應新制而已正議卒知常熟縣素號繁難前

後健者盛氣鉏剗顧不克公降心條理更以治稱簽判潭州帥負其能僚吏憚懼公約以中道常屈而改爲及陳峒反所禽滅多公計策旣入朝乃言簽判功在臣上臣實愧之召監進奏院遷太常寺主簿遷丞兼兵部郎官監司皆上自選提舉浙西常平茶鹽事公言特備糴本盡廢圍田者再未及用就遷提刑禁州縣毋得法外自恣間詣獄察不應繫數十爲曹縱遣之百姓走愬道相屬權勢交恨御史遂以介僻劾公罷久之御史去除江西轉

水心文集 卷二十一
運判官德化縣田逃徙大半守乞免稅至五六不
報公以見種實稅均其荒萊民願佃者第減之上
供自若而逃田盡復屬州緣紹熙登極科進奉千
餘公亟奏黜而薦其名士潔廉者十數除直祕閣
淮東運副初水敗楚州城幫修久未定總領拔公
預議公接伴虜生辰入對言劉超欲壞舊城改築
國家何故捐數百萬緡爲軍帥幸賞地可一語決
也先宗從之城完牢至今除戶部郎中淮東總領
務場以額鈔抵賞陰失餉計積二十年無知者公

隱核得之度賣絕增餉一年遷司農少卿總領淮
西先是有總領自乞爲都釀抱淨息而私其贏後
稍益侵反以大軍錢佐之邀糴編江淮遷復歲月
回易如負販王人之體盡矣公在事雖無幾名實
有辯義利判然斥部內竊借總司爲姦者其人大
吏難動搖者也太夫人董氏卒除直寶謨閣江東
運副又知平江府皆未就除宗正少卿起居郎實
錄院檢討官權戶部侍郎同修撰瘍生於頰提舉
興國宮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知紹興府越

東西都而彫郡也數旱災然衆欲所輔念不暇卹
公歎曰民何罪吾不忍用太守禮食其粟過矣浮
餽妄請皆不與又乞鬻僧道止添差曰庶幾寬之
遽差知平江府公經歸復提舉興國宮知泉州泉
土富樂其暴桀椎埋羣偷而衆奪者悉株連送遠
地則一以靜鎮事從其俗人尤愛之蕃舶至舊與
提舉閱視公不往第遣職官諭曰貨不汝買也待
制華文閣次子正學死復乞興國而歸公歷官大
小各有意隨其病傷鍼石施焉蘇愈而止不執寬

猛之偏術抑人以徇已也余所述近是矣立朝進
退必以義立德所尚陳說正理而扶救之不懷避
就之淺心貶已以合時也孝宗時博謀盡下人臣
爭承風自獻公乃奏今日之失在輕聽人言而已
昔之施爲今復棄置損盛德矣上旣優待三衙與
執政鈞禮公又言兵權惡專况今之將帥何足稱
願指哉光宗時論人主難克而易流者四曰逸豫
無節賜予無度儒臣易踈近倖易昵也慶元初始
得親近卽疏言二三執政非所謂坐而論道耶致

今日之治要須深講今不過尋常文書肯首而退爾大官大職安得輕授冗兵冗吏所宜痛減橫恩濫賞不可輒啓巧請他比不可曲從皆今日大患也又言修德莫先於務學學之道存在已不息之誠極取人爲善之益者也夫易貴朋友之講習禮戒獨學之寡陋今勸講久廢矣方是時風俗一變其正邪消長而好惡向背之際有甚難言者公獨謂黨與傾擠報復迭起願陛下御之以道容之以德不然元祐崇觀可監也且今日已爾又將如後

世何公立朝論事落落多此類余所謂不貶已以合時者也公自泉歸而興國滿四年不再請有爲言而與者辭不獲然後受已而復請老進敷文閣待制致仕嘉定元年除刑部侍郎公曰臣已得謝矣惟陛下哀憐俾全末路進龍圖閣官觀數月復以公知婺州公又曰若強臣此行狼狽殞越身無處所有虧名義取誚士論上知不可奪祿官觀者再又請老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嘉定六年三月二十七日鄉晨坐索湯盥潔而終年七十八贈光

六八文集 卷二十一
祿大夫碩人楊氏先公四年卒三子曰強學奉議
郎主管仙都觀曰正學宣義郎曰志學宣教郎知
仙居縣三女婿曰承事郎華亭知縣陸三省進士
徐冲通直郎蕭山縣丞余岡孫男六常道廸功郎
監車輅院常德從事郎晉陵縣尉常武廸功郎監
紹興府都稅院常寧常明常先登仕郎孫女五壻
曰將仕郎徐士廉承事郎趙與懃進士毛用之潘
自楚曾孫男三女二十二月壬寅葬公於靖安鄉
巖山余旣錄公終始大節而又知其自少年高識

特立無倚附陳應求劉共甫名公卿也挽致不得
寧甘服州縣其出浙西連七八外徙十餘年有以
淹速訊之公笑謝曰吾所欲也其在侍從而故與
周旋傾吐無間者方居中用事提將相與人如反
手然公從是絕矣常言士以不辱身爲重用捨命
也其爲少宗正而趙丞相適歸相遇於廢寺泥雨
不能伸足但僧床立語曰寄謝余叅政某雖去而
人材猶在朝廷幸善待之公曰相公人材卽叅政
人材也使果賢叅政之責非宰相之憂也揖而別

八八五集 卷二十一
余公繼相卒於善人多所全佑公助之也及後落
公致仕而同時被落者皆已起爲執政獨公不顧
詞婉而正志恬而安嗚呼斯完矣銘曰

公先幽潛始自正議隆興初元甌書千至天子驚
嗟曰纔一二公時已仕德噐早成物麤兼融理冲
獨榮前方後方不斲而行勢有險夷情有戚休畀
我百爲從容並酬階卿級侯衆俯僂之峙而莫前
公則戶之始居疊石巖開洞劃九仙爛柯今古一
奕後依菱塘陂斜浦橫欵乃其歌五湖夜明有芝
九折有松千尺雲藏霧冪以庇茲刻

故吏部侍郎劉公墓誌銘

開禧二年冬虜舉國入寇蜀楚淮徐同日被兵上
詔邊臣謹城壁縱民徙內地虜求戰不許鹵掠無
所獲旣而大雪數尺凍饑大半死皆引去獨留數
千人於濠州以綴和明年六月劉公退翁爲賀金
國生辰使虜論議往返未決公至揚州詔還潤州
以俟自兵起鹽商不敢行傳言虜且犯通泰而提
舉官相繼遯逸鹽利大乏朝廷患之卽京口用公

八八文集 卷二十一
提舉淮東常平鹽事公曰鹽在北而移司於南異日虜不至使剽奪竊窺吾之責也遂渡江益貸亭戶鹽既增積舟相接數千里賣盡復其舊又明年改嘉定元年就爲轉運判官虜卒請和公得運司留錢十九千護視通問賀生辰使各一又自爲接送伴遺留使三年爲兩浙轉運判官四年爲副使自浙徂淮凡北使送迎之事經公裁定後皆爲成式州縣無橫費暴役兩運司各有贏財益五六年中自虜約和而公以選居其間至於約成而能堅

且久其所以阜財寬民上下之情交孚而綏懷安集之政行焉公姓劉氏諱彌正莆田人也繇進士第歷潮州司戶叅軍監鎮江府糴貨務茶場知撫州臨川縣入爲諸司糧料院太常寺主簿樞密院編修官太常丞兼左曹郎官其提舉轉運淮東也召爲吏部員外郎兼考功右司進左司郎中以直寶謨閣爲運判遂自副使爲太常少卿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除起居舍人遷郎遂爲吏部侍郎公方靜簡質與人不苟立同異至臨事鯁峭除

民疾痛剛果立發必達其志而後已在臨川守以
畸零稅迫縣公故爲寬期曰此於法不當徵也守
怒甚荷邑胥項廷詬公公曰以喜怒罪令則可然
畸零稅不可得也歲旱按田傷者自蠲之端午守
戒縣取鼓以節渡者且檄公至其所曰無令敢譁
公曰民無鼓而知縣有公事不可往往尉職爾其
在朝而陳丞相自強懷公不附已故出以使虜又
疑虜復犯淮故就困爲提鹽皆欲以危地陷公也
公既盡通鹽利則力繩武將之兼州者使奉法奏

罷軍功雜流之爲縣者悉注文臣賑業其部之貧
民錢米各有差其至真州官私屋初立坊巷街始
具城樓櫓皆新成取廣儲富安倉稻麥以食餓羸
淮東漸如平時矣自渡江而帥漕爲應辦官儒生
節士苦不得行意公既過清無敢以私問者事關
內臣未嘗與相見爨不宿設門衢寂然公之始入
朝兵禍起有萌擅國者名使議鐵錢實以邊事付
之公行兩淮久而後返言無故而先發天理不順
無豫而輕舉人謀不從擅國者怒促進師既皆潰

敗公又言今虜頓兵要我復和急之權則在人矣
緩敵莫難於財若今任帥守監司管軍以上貲豪
其地者皆有以佐軍須而宮掖之奉吏胥蠹食悉
加裁樽使國用未甚屈則虜可力持而計可徐定
也其論先後之序如此在太常言初相光宗周必
大留正也及升祔獨葛卹已死遂得配食今二臣
亾矣請別議應配者詔方下其事公爲侍郎一月
卽以病自乞不許滿三月累疏猶不許最後許以
職守郡然冀公復瘳也猶不出命遂以七月六日

卒年五十七嘉定六年也七年三月歸葬於城南
三里寶澗原前夫人曰方氏今夫人曰林氏子四
人曰克莊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曰克遜曰
克剛方以公遺恩任之曰克永女三人已嫁者鄉
貢進士方濯其壻也初公父名夙仕至著作郎著
作弟名朔祕書省正字余嘗叙其人在名世之目
忽忽未用死公幼率諸弟勤苦緝故業貧不能具
膏火旁廼夜績者光射公牖輒攜書就之後皆中
第天下謂能繼其父矣公教在事內故鄙事亦勉

志在事外故雅道不廢介而容物故不知者不忌
密而與善故知者依爲重登侍從淺其事未著道
未伸也然推其已行可以信其未行迹其不爲可
以任其必爲也有國者未嘗不欲得善人之用修
而至於善者未嘗不欲爲世用然公之二父與弟
皆不及用公將用矣而不究此勢之難合而可爲
天下哀之也銘曰
惟墓有勒惟賢是記或一已多或絕不值猗公之
家我銘者四皆偉然哉可詔後世

邵子文墓誌銘

君名持正字子文温州平陽人少有當世志用再
試禮部不得第受父致仕恩監台州路橋鎮行在
臨平酒庫又以不礙格薦送者再亦不及官至成
忠郎而卒年四十九葬於擘山夫人陳氏子曰需
珍葬近十年需珍請余銘八九至不已君所歷官
微事又淺無足載者然余初有學舍而君在衆中
神暇語簡不輕變聲色人蓋已異之訊其業則文
典而瞻尤善以理折衆說故多得譽於朋友後余

行四方而君亦在焉則士大夫重其能歌詩工四
六雅安異同無寒士態疑情滯慮參論平處中利
害之實所至皆解榻延佇傾待之出而仕居監當
下列人謂君將不喜不惟不喜將不能也而君整
飭勤瘁甚宜其官於是又皆曰是資軟細而耐麤
澁當無施不可故雖公卿貴人亦往往相爲引重
不少矣士方沉藏汨沒固無以異於庸人幸而暴
耀震顯建功垂閥操筆不勝記標於竹帛爛然光
榮豈其所素有哉以君之沉藏汨沒而自朋友士
大夫至於公卿貴人皆能知君如此乃其所素有
也然不幸而終不暴耀震顯使操筆者遂無以記
此固余之所爲悲而儒珍之所爲殷勤力請而不
已也然則雖不暴耀震顯而其所素有者固在矣
君父名叔豹嘗監岱山鹽余爲銘者也銘曰
嗟乎子文四得解爲上首晚益銳竟不偶勿以所
無廢其所有

虞夫人墓誌銘

夫人虞氏越山陰人父手雕北辰像事之祝曰必

求九天慧女已而夫人生英悟夙成勁畫麗語不
學而能詩書古文有若素習旣歸其夫則屏抑聰
明不使銜露曰以文成名子之責也我無預焉凡
一家麤重晝夜辛苦無所馱忽而高筆雅韻常在
事外自舅姑叔季內外姻戚皆言是嫂以賢有識
起吾宗不以材稱也夫死夫人焚約棄債自治瑩
宅據岡阜之宜合寬儉之中人尤以爲能而益趣
其子於學義曰爾未解無庸他質則爲辯說袞袞
如發機中的焉及子純賜進士第一人不數年至

兩制封夫人爲太碩人夫人無喜色後乃連外補
衆又歎其遲莫落度夫人亦無愠容常曰吾憂吾
兒不能及古人爾他尙何覲嘉定五年夫人從其
子守温州明簡靜恕能消弭大鬪使之輕微郡人
甚愛太守且愛夫人曰母之教也夫人亦天性有
恩慈聞外杖箠聲輒請入戒曰錯打人乎故人愈
愛之如其母云六年嫠女幼子思慕涕泣自越來
迎夫人憐之使君不能止郡人以爲大戚曰草樹
凍枯天風淒然而吾母遠道得無霜露之感於是

使君徬徨乞歸未聽以十二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七七年二月二十日從夫葬山陰縣承務鄉道木原三子子純中大夫右文殿修撰子英子彥一女嫁坑冶司幹官趙公珏孫曰幼成寄子蘇老鬲孫嫌孫長孫碩老昌孫申孫龍孫艮孫女曰不惜滿女余每患婦女門內常行殆不足銘若夫人以文字異質立其家聲在窮達無變志是可述已銘曰

九天下兮遊人間裾襪襪兮珮珊珊悲壽盡兮復來還葬故迹兮留空山

故禮部尚書龍圖閣學士黃公墓誌銘

公諱度字文叔越新昌人曾祖巽祖惠之父仁靜朝奉大夫致仕上爲光宗壽特賜大夫紫衣金魚公隆興元年中進士第任瑞安縣尉教授處州母潘夫人卒教授隆興府改平江府知嘉興縣召監登聞鼓院國子監主簿公志在經世而以學爲本學終其身不私已見爲足不名一家有詩書五十卷周禮五卷得義理所安爲多諸儒罕能過也史

欲抑僭竊存大分別著編年不用前史法至於天文地理今人以爲不必講井田兵法今人講而不足行者公能使文與事會卽近驗遠可以據依無昔人迂陋牽合之病也學旣成轉側州縣久默默無所發及是輪當面對奏言漢唐英主遭時雖異各競欲爲之心歷歲不渝終獲已成之效陛下卽位三年矣羣臣猶未喻上志也則豈能以事應陛下哉臣熟觀世故惟養兵爲大患救患之策幸使民屯田陰復府衛以銷今之募兵陛下欲爲之初

無以過此又言經筵止讀通鑒寶訓而李燾長編本朝六七大節目本末所係願加考詳上欣然取長編付講讀官天子旣得聞兵數與費唧唧歎息亟下公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會服藥不及進御而經筵以爲長編文字多亦止然繇是知公稍遷丞紹熙四年九月遷監察御史蜀將吳挺死公建論曰國家徒倚世將扞虜而不爲蜀慮叛臣歲舉緡錢四千餘萬遡流而運名曰餽邊實富吳氏民力盡矣成都非用武國本賴梓潼號東西川劍

閣天險漢中興勢蔽遮於外昔人守蜀之常也今
內無一兵若吳氏南指兩川豈朝廷有區區制置
使何足抗哉天幸挺忽死子弟未有異望急合興
利爲一稍徙其兵以實兩川罷制置令梓潼兼領
則餽運省而民力可少寬於是上反復語蜀事至
日旰遂以張詔爲興州都統制而合興利分東西
川執政莫敢任責後挺子曦復歸興州竟以蜀叛
宣撫制置失守棄地而去皆如公言紹熙二年光
宗始以疾不過重華宮公爲監丞上書切諫四五
年疾甚旣爲御史連疏極諫上將令右丞相葛邲
調護孝宗而後朝邲不以爲誠也公因劾邲以諫
又言太白晝見犯心月犯天關熒惑勾陳行入太
微其占爲亂兵入宮以諫旣不聽累乞罷去又言
臣有父年垂八十不能親養奈何以空言感悟陛
下且乞出國門待罪而諫皆不聽又與臺諫官合
班對延和殿彈中官陳源楊舜卿等罪大於李輔
國公最後口陳數千言曰孔子稱天下有道則庶
人不議夫不言公卿大夫不議而言庶人不議何

也人主有過公卿大夫諫而改則過不彰庶人奚
議焉諫而不改失不可蓋使閭巷小人皆得妄議
紛然亂生故勝廣黃巢之流議於下國皆隨以亾
今天下無不議聖德臣其危之上莊而不愠也然
猶不聽孝宗崩今上禫於重華官詔復爲御史如
故遷右正言知閣韓侂胄驟竊柄威福浸廣意所
好惡盡以御筆行之公具論其姦有日矣而御筆
出公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公言御筆蔡京所以亂
天下也今太上猶未得見表章不通大駕空返歲

饑八九以上盜賊已作餒瘠滿道此爲何時而容
侂胄於其間設御筆逐諫官使俛首去不得效一
言乎固辭或謂天下方患若侂胄儻遂因公請與
節度使放之外祠禍幾可弭中書知力不敵聽以
冲佑祿歸養俄知婺州坐不發蘭溪知縣贓罪降
職罷自是綱紀一變大權皆侂胄有而公爲冲佑
觀者六然侂胄素敬公不敢害也起知泉州公言
大夫年八十六矣不當仕直寶文閣復爲冲佑觀
旣殺侂胄召用舊人除公太常少卿吏部侍郎公

屢移疾以脩撰知福州又與待制上親批授之知建康府兼制置江淮公言兵甚致灾殍餘生盜皆不安易動之形也昔方臘反雖卽滅而天下之勢遂動中國繇此不能立今日之急危當使安動當使止上然之賜帶而行公正月至金陵盡四月錢米所活百餘萬口除見稅二十餘萬夜劫城東南立就擒而橫山鬱山賊皆奔散公奏赦之境內奠枕民畫像祠公家爲香火焉時盜起鹽城官軍奔潰踰射陽攻海陵越入天長絕運道將逆之濠壽

公戍定遠扼賊西路給淮東鹽司糧仗募士鏖擊遂降卞整得胡海首以獻招其歸業九萬家初避虜之民聚於淮西坐而仰食十萬人及刺爲武定軍猶三萬而巢縣忠勇滁州敢勇督府效用亦數千人公歎曰使爲總領患未已而淮人終不安者此軍也因其思歸悉散遣之公旣制置其大事而數路中奏報緩急雖小事亦應繩墨薦材良逐貪懦比三年江淮稱治暇日作冶城樓廟祀東晉君臣存江左遺迹夜引賓佐質難經義得新說披衣

排戶以告爲寶謨閣直學士入爲禮部尙書天下
意公嚮用矣公自以年愈高累數月乞告不朝會
或一出輒復謝病請去不已遂以煥章閣學士知
隆興府卽日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六年十月已
酉薨年七十六始公以府衛蜀兵說光宗不用後
爲上言今吳曦誅矣若遂移關外戍於成都潼川
和好成矣若遂舉籍兵減三之一皆已至之機可
爲之會也紹興至今三罷兵矣所增之賦皆當斥
以還民又言祖宗家法純用儒生更化之要在尊

有德其經世大指如此至言侂冑首縛送李全而
以泗州五千人還虜皆與時論異又時方爭言淮
之城郭可盡築公獨謂役力繁重難支魚貫而守
一處失險則連城震動古人城有所不守地有所
不爭蓋兵家常勢也訃聞上嗟悼遷學士於龍圖
閣加秩中奉大夫而後致仕七年某月日葬於上
虞縣鳳凰山碩人洪氏先卒子曰邁甲辰進士迪
功郎鎮江府司戶早卒曰章承奉郎幹辦戶部提
領酒庫公事曰遵鄉貢進士早卒曰準修職郎丹

徒縣丞女之壻曰祕書省正字周南知衢州王棐
孫曰元真承務郎元護元貺公初入朝五十餘論
侂胄廢比再召七十餘矣又南走閩東北出金陵
數年復召已七十五故已言者不行已行者不盡
然公晚猶纂易傳未成書前卒數月念得士必三
十人乃可爲國用今始五六爾病革但却客危坐
與章論說終日其不以老退惰終始有立增光前
人余所畏也銘曰

維天降材人有常職非其本源行潦之溢公毗於
學生死六籍發舒中和仁政義術彼時燠寒流金
走石公儼不動內守冲密彼物壯老先銳後屈公
常自若致虛用實推其所爲思始成卒小猶管晏
大可召畢中列三品外倡九牧揣本齊末廢百舉
一較銖刀者夫豈不足我懷慨然銘以貽則

太學博士王君墓誌銘

君名度字君玉越會稽人曾祖光祖輩父後民承
奉郎少而竒穎再舉於禮部入太學以上舍賜同
出身教授楚真二州不至官君素行孝謹塋俞氏

暴露哀毀高原谷汲飪沐不時具忽有泉自側溢
役夫謹趣功以速成免喪教授舒州江淮士人零
落旣聞君講說切理會心坐席皆滿時問值知州
通判闕請攝事所治又能馱服衆意人謂君學與
材交相發也名聲大震侍從爭薦六部架閣累年
不得上後進多欲躡君君閉戶讀書不言朝廷
賢之特用爲太社令遷太學博士嘉定六年閏月
四日坐輿中感疾歸而卒年五十七明年十月丙
午其夫人董氏子成孫慶孫女已嫁者錢洪魏成
之許而未行者貴溪王希亮國子進士趙汝
憲相與奉君喪祔於五雲綿奧塋成孫以君嘗
所對御試策及其自記本末來請銘初將對策問
同舍時事所宜言同舍驚搖手曰草茅諸生乍見
天子詔固有淺深次第何預時事耶君曰不然罷
賢良策進士當世要務無不畢陳自熙寧行之矣
且釋屬入廣殿一生前未有此而不言異日庸遽
得已而同舍竟登甲科君第居下歎曰吾知愛吾
君而已豈敢以不樂聞過輕量明主哉顧掩鬱不

上達有司罪也至是二十年南為博士幾復見天子或言宰相方知君奚啻一博士而止不幸不及見命也君見已有目不料道何等語以對策時意氣惟君所欲言其能不擇淺深次第而盡言之果矣然則不以不及見天子而不啻一博士者為君恨當以君將盡吐所欲言而不及見者為君惜也
銘曰

昔子申道我勉而進徐行方軌九折之峻萬鑛一金拱璧其沉孰知我悲刻銘斯陰

卷終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致仕沈公墓誌銘

嘉定五年三月朏越明日朝請大夫直龍圖閣沈公卒於是宜人强氏歿十三年五子二女子曰燁鄉貢進士焯進武校尉傑從事郎監提領所糴場門燾廸功郎監鎮江府東北較務然免解進士女嫁承直郎扈武者亦已卒次嫁王唐卿十月晦葬公於開元鄉管社山與强氏同藏而使來請銘沈

氏自漢以後冠冕名聞之盛代不絕於烏程公六世祖遇始別居常州至曾祖宗道猶未能以仕顯至王父復考松年及公皆中進士第復爲朝奉大夫松年登太學爲博士而公教授處州掌刑工部架閣文字國子錄太學博士樞密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祕書丞著作郎贊讀嘉王府兼兵部郎官遷起居舍人起居郎皆兼侍講有位有賢相繼益章然後無錫之沈始亢其大宗公諱有開字應先少學志其大者張欽夫呂伯恭官京師浙西

士不知敬公獨從之薛士隆陳君舉客於毗陵公又從之心爲範防物爲經制脉理灌輸而不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人視之憤憤而公陶然有以自樂不顧也蓋晚乃奏上舍名朝廷方選舊人使教國子而公在焉竟講下簾重扉深拒未嘗妄請謁畱丞相異之喚語揖坐常聳聽移日當是時丞相患淳熙末知名士不採察而沉廢於賤冗數年間拔用幾盡士懽喜誦說以爲自趙元鎮陳應求纔有此爾丞相旣得譽於天下而公陰贊密請力

尤多天下雖知公助之而莫知其所以進者何人
公默不以語人雖子弟亦莫知也然不悅者固已
忌公及教嘉邸反覆深切尤詳於君子小人之際
則忌益甚上卽位欲習知國家事故宮僚二三人
日再宣引入禁中賜坐問民疾苦皆非前例所有
繇是忌者合勢相與排公最先罷又以危語中之
坐廢斥十年公恬不爲動已而稍悔寤使知徽州
不得已強起屢求去奉使江東迎吏守門迫公行
固不往復以知太平州遂乞致仕又幾十年年七

十九而後卒其居家無酒肴燕舞僮奴衰落終日
整坐間行視園中草木所從惟耆年久故南北之
過賓及有職任於時者皆辭以老病不見也嗟夫
士非不欲自賢也迷謬於趨捨操術之異顛沛於
得喪憂樂之殊壯而合老而悖而得其所謂賢者
鮮矣公學不銜於繁而能守其要及其用也不榮
其身而思以畀其徒終其老也安以儉退而無累
於得三者人之大節而公兼之斯其爲賢也歟銘

曰前中興李平代國此甲而爲禮全世公曰

蘇常中間季子所國地卑而爲野兮無錫之山繚
而特水汙而爲澤兮無錫之泉冽而食允矣沈公
以配茲德

李宜人鄭氏墓誌銘

天富北監在海玉環島上乾道丙戌秋分月霽民
欲解衣宿忽衝風驟雨水暴至闔啓膝沒及雷蕩
曾至門已溺死如是食頃並海死多數萬人監故
千餘家市肆皆盡茅葦有無起滅波浪中老子長
孫無復安宅四十年濮陽李寬知監事民賴其力

始就高燥立棟宇坊巷繩引閭伍鱗次旣滿諸司
輒畱止不得代凡六年而監市成略如丙戌前矣
噫四十年而後得一監官何好官之難遇歟雖好
官六年而後集然則以急疾草猝爲功者非虐歟
以故李君每來予禮接不怠君以其母夫人狀授
予銘不辭夫人鄭氏徐州人曾祖僅從祖望之皆
有名先朝至侍從貴人夫曰朝請大夫浙東叅議
某丞相文定公廸五世孫太子少保東之四世孫
旣生大家其歸又相門也家法不教而嚴家政不

九心文集 卷二十一 四
慮而修叅議爲奉直子夫人前後事舅姑無違愛
子不異庶嫡遇妾媵尤有意叅議沒子孫遵其德
貴賤百五十人合堂共食令壹而和職分而同新
岷之郊以爲是北方名族能存其舊風可效而行
者也夫人卒年七十五葬從其夫子十人得仕者
文宿與寬也孫若曾孫男女壻若羣孫壻又數十
人嗚呼可以爲衆矣銘曰

其衆則增其賢必升夫人之承嘉定八年二月日

寶謨閣待制知隆興府徐公墓誌銘

公諱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温州人有徐寅者相王
審知寅之孫薄其官遜於平陽自號處士寅以上
無世次而處士廟於沙岡爲別祖公二大父仲熙
世充考廸哲皆以惠愛稱今江南石馬頭百間其
所爲也公貴贈廸哲奉直大夫公登乾道八年進
士第教授池州江浙後進負擔來學宰相曰當爲
太學得師徐博士遷樞密院編修官太常丞天子
親政久威柄積上臣下多皇恐顧望事惟奉旨而
行公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

共功上色莊改論樂制公對宮亂則荒其君驕商
亂則陂其官壞上遽和容受規徐曰卿可謂不以
官自惰矣丁奉直憂知徽州光宗內禪公奏三代
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逢天德
矣願陛下守而勿失宰相邀公畱公謝曰某方欲
勸公去奈何歛縣上妻殺夫以五歲女爲證公疑
曰婦人能以一搥致人死乎緩之未覆也旣而實
稅於庭死民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繫久不
勝饑大叫役者批之墮水豐耳宿昔死矣然後保

正伏罪併劾受賦吏闔州感動所謂實稅者婺源
戶餘三萬而逃絕六千其新安還朱鄉戶稅役十
無二三公始令民以干照造簿自實其稅應者蟻
集婺源諸大豪不喜謗於朝移提舉浙西公請訖
籍而行不聽公在徽常單行入村落除其賦萬緡
山谷叟老具鼓笛侑酒送公泣而別過朝疏兵民
十二事持不下畱丞相請付外上悉鉤摘要語多
施行者時方拜右丞相將引公自助延納甚密公
曰上聖質寬平相公宜匪躬協贊若意向有偏禍

不旋踵揖而起浙西水利尤重公論其切於時者曰昔下流不疏而水上溢故鑿直曲港還三江故道開宜興百瀆所以順導下流也惟高亢圍徑乃渚堰之爾昔之言水如單鍔邾豈皆是也今開吳松江下流與宜興瀆屬之海者無慮數十百所異時浦港磬折以趨海今近浦之民多取徑直決蘇湖常秀舊爲澤國比年雨或後至種且不入蓋圍田衆而疏導多也小人見利不畏其害圍於淺水旣爲高田圍於茭蕩旣爲稻田二俱不已復有下

脚始之重陂大半爲土始之良田背水自曬十日不雨農廢作業然且承用舊說又將疏之失利害之實矣故舊田溝澮當濬治圍田下脚無輒開已開未填當捺合今之言水者能行是三說則高原舊田還爲衍沃而農不病矣入爲吏部郎遷右司左司今上卽位遷檢正中書門下公事兼權刑部侍郎歲不熟半天下宰相以命公吏或夜半攜乞米奏至歛起擁被燭其重輕量分數應之報下未嘗失時刻進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公歎曰京師

彈壓如傳餐耳況應辦手掬食也首善何所仰請
於上曰今鰥寡孤獨夜宿煖堂寒苦而餽錢無所
得臣欲度都門外爲八居養院費大不給內帑皆
三朝恭儉之積陛下幸圖之上感然曰卿言是也
賜貫餘四萬卽相地市木會有御史劉德秀疏罷
慶元元年三月也胡紘再疏責副團置南安軍移
表婺州嘉泰元年六月始聽自便久之復朝散大
夫提舉崇道觀二年王師北出以公知江州辭不
獲與子渾杖策赴郡虜數道迎拒兵壓江漢姦民

乘隙謀亂訛言相恐公捕誅首惡字其餓羸恩接
賓旅募人於浙東部分練習燒壑築城創輕舸船
往來捷疾繇夏口而下依公爲強虜旣去朝廷是
公所爲除集英殿修撰尋待制寶謨閣知建康府
兼制置江淮初虜圍廬楚不下而歸猶綴濠州以
待和時時抄劫與我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復
迸流江南在建康者數十萬皆曰虜再至矣公晝
夜拊循益備禦請專扞敵勿從中御朝廷疑於和
戎弗利亟移知隆興府黑風猺羅孟傳與其叔羅

時忿爭讐殺湖南抑孟傳而右時孟傳怒殺飛虎
親兵以叛禍連江西吉贛四州勞於戍守孟傳囚
土豪以情愬公且乞降公爲列上曰受降非臣事
也顧大計宜聽詔許從江西降而公已病旣而賞
及兩路公不預也嘉定元年有星隕州之南明日
七月朔而公卒年六十五二年十一月朔葬於鳴
山夫人宋氏先公卒二子冲廸功郎渾將仕郎長
女嫁西外宗教林士遜次進士章學禮幼未行也
公少而異質自然合道天下雖爭爲性命之學然

而滯痼於語言播流於偏末多茫昧影響而已及
公以悟爲宗縣解朝徹近取日用之內爲學者開
示修證所緣至於形廢心死神視氣聽如靜中震
霆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爲有得也前後執政
以國事訪公者告之必盡初光宗疾免到重華而
日視朝毋改中外交章論切公旣入諫退見宰相
淚落曰上慰納從容然目瞪不瞬而意恍惚真病
也已盍爲詔四方禱祠郊廟進皇子嘉王參決畱
丞相未及用逃之徐村上使公諭還浙江亭復其

位疾終不愈孝宗崩又不能喪公與少保吳玘議
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答羣臣禮幕士取
簾幃俟命后自祭奠乃止於是將禫上臨喪未可
知也公憂憤嘔泄臥責趙丞相曰自古人臣爲忠
則忠爲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
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類歟國家存亡在茲一
舉趙公問策安在公以知閣門事蔡必勝授之使
同爲知閣韓侂胄固請於太皇太后禫之日嘉王
竟立嗚呼當是時謗讟橫流而天下之口不可遏

矣微公定計將使一夫攘袂而趨然則社稷永安
而宗廟常尊澤施於今者公之大節不可掩也余
觀公忠利慘怛能任大事視人如己本無以取嫉
於世而世亦無忌公者獨侂胄旣得志則驕肆公
面誨之慚恨故得禍最酷流落十年不復用銘曰
古之聞道以身爲言開乾闔坤圓方各旋後之聞
道以言爲身因其已行筆舌之陳人實不弘狹而
易安公胡早悟嬰此百難紹熙訶訶天作閔凶舉
世驚哀莫敢弭鋒公初何營裂肝碎腦公後何成

水心文集 卷二十一
宗國是保彼譖人者不祀忽諸畀爾枕席詒我泥塗生不求榮死不求謚人臣之義惟以自致鳴山高高終風續濤爰居時來助其永號

中奉大夫尚書工部侍郎曾公墓誌銘

公會姓漸其名字鴻甫建昌南城人曾氏散居江南閩浙仕無不取卿相其別自撫州房居南城者至公會祖處仁祖度始種殖於學爲儒先生父發用累舉恩監文思院公生未十年徧讀經史默誦左氏能通舉大義筆下語五六十翁不能爲踰冠

三上省以第二人賜及第授承事郎簽書南康軍判官政纖巨一佐其守值旱饑沿村勸糶又決獄問囚走旁郡勞苦未嘗辭諸司賴其親已合議薦之公逡巡辭曰一路當薦有幾不知求何用我曰名孰於先子公曰刺舉不責功實而以名取人縱我急進不愛惜得無反墜棄之乎固辭而免召爲國子正遷博士祕書郎實錄檢討官時論者方以道學爲僞攻訕出一口公厭之求去得請矣有覺其不可者畱於朝遷著作佐郎兼考工郎官求去

不已知滁州會新立法不更邑不守邊請主管冲
佑觀知興化軍將行文思卒初韓侂胄陰執國柄
宰相以下升黜在手公不往見故御史程松希指
罷公至是侂胄自爲平章軍國事未畢禫而以祕
書丞召改著作郎兼兵部郎官軍器少監祕書少
監公以驟遷爲非復求去不許方下詔伐虜直北
門者旣辭不就將用公公曰吾初不與議必用我
卽以自所爲言者具之詔遂寢又將以公檢點樞
密院機速文字公復力陳不可又寢連求去侂胄

雖不樂然極重公遷祕書監兼國史編修實錄檢
討官兼權中書舍人自侂胄貴臺諫給舍供隸役
彈劾封駁皆具簡請命意所欲者指授行之侂胄
殊不以望公有論執卽時止右史陳子翀歸自泉
州衆畏其兇險公曰是嘗無故自言爲察官者今
地位已高必抗顏據要路肆其噬搏善人無類矣
侂胄不敢違爲改一州使去於是女真雖退而濠
州屢擾小使議和久不決虜堅責正隆以前禮賂
持論者各懷苟且公雖衍大義載於訓詞扶善警

姦得承平奧雅之意又爲改定誓書以存舊體俄而侂冑死素抑奪者多收用而趙彥逾亦在中公爭曰彥逾無預世道興衰何爲於此又將籍故宰相陳自強之家公又爭曰國家本忠厚爲德二百餘年矣豈以自強故薄哉時公已病於更改向背之際多不合慨然歎息曰天下事止於是邪遂以親嫌乞免且以病力祈去除權工部侍郎陞史官爲同修撰病遂不愈開禧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卒年四十二顧其子曰汝雖貧尚有田宅謹持門

戶無因我死乞憐於人嘉定二年二月十八日葬於太平鄉香山夫人汪氏封恭人子曰穎茂承務郎監福州水口鎮曰穎秀修職郎新監紹興府苗米倉曰穎敷早卒女之壻曰衛樗某官幼未行公孚尹明逢旣早慧長益貫研古今出其英華皆有新意方得志於科目不知者以凡人料之謂其馳逐資富貴鮮渙相矜伐而已而公謙明無傲世之行簡遠無近俗之名未得不願進暫進輒求退處樂而憂遇變而安當慶元嘉泰間朝衣負塗炭之

羞而以水玉自潔青蠅蒙樊棘之誚而與鴻鵠偕
逝合德引類思深慮長天下以爲賢而宜書死而
宜傳惟公也銘曰

孰司下人逐死奔生有膏其汙不臞其清是爲鴻
甫正性之閑衆攫羣攘舒徐其間時雖我畀我不
時卽進怯退勇先義後得終於開禧始於慶元吉
士庇國如珠潤淵日之所杲月之所耀不可蓋藏
可以並照香山之岡雲木茫茫其年短折其存永
長嘉定八年九月日

毛積夫墓誌銘

毛予中字積夫髻髻有傑氣十七時游江淮亂後
邸店未復臥起草中時時與小寇遇行數千里知
形便阨塞涕泣曰管樂不再生耶夜捕鹿迷失道
旦見樓堞轟然合肥城也值帥方打圍戈甲耀日
君薦虎皮道旁燔肉煮葵菜浩歌縱飲弗爲視帥
揖語大驚延上座稍長親師友學習今古諸生不
能言者盡爲言之復出沔鄂得賢豪名世士識別
相與懽甚因畱門下終身所至專席高論袞袞無

對怒馬獨出不施鞍勒或入酒壚憑高悲嘯衆共
惟不敢近荒旅窮肆飯客常滿或閉門袖手借書
危讀經旬月無不通人畏其博而專也然不得騁
於科舉禮部嘗欲第其文又議不合而止余屢諷
君年過五十矣氣惰將衰血燥將臞宜返耕築室
以順天命無徒取俗子贅疣也君怏怏不自喜尚
行游無怠至踰六十度決不偶矣始棄去蔽長松
吟小山招隱諸詞哀憤激烈作振衣亭請余記未
畢而病嘉定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以書來曰某自

量不在友朋下幸賜之銘抑揚咏歎之死不恨矣
其明日卒嗚呼人之所長世固不易知君之所有
人亦不能察也然使其當蹉跎之年而與之以奮
迅之日則必損奇特之行而爲平易之趨矣詎輕
測哉所居瑞安深谷號毛家山以毛姓者二千人
祖鏗九十三父驤八十六皆篤學好善稱於鄉君
自謂壽種故其規圖常寬遠若有待然纔六十五
娶張氏正而婉生四子允兌堯充二女輯輔再娶
康氏一子曰應早夭九年某月日葬瑞峯山廣度

寺允來速銘予老憤憤下筆未數行耳如附蝸頭
眩轉不自支其於抑揚咏歎之意蓋微矣故所述
僅如此然可以觀其畧也銘曰

不設志以滅命不厚生而薄性古之人哉嘉定八
年九月日

徐文淵墓誌銘

君名璣字文淵任主建安簿麻溪峒民業鑄兵鬻
鹽者官窮治羣捕因相聚為逆多殺傷官軍州恐
以君將而往君不用衆但命土人持榜告諭皆散

去罪止三人監造貢茶其長欲取於數外君正色
曰此人主所以薦天地宗廟非臣下所宜得移永
州司理兵官大執平民為賊冀以成賞君明其無
罪盡釋之丞龍溪縣城旁陂舊稱漑萬頃豪黨私
以為田陂浸壞君既按視即疏鑿如舊規移武當
令改長泰令未至官嘉定七年十月二十日卒年
五十三初唐詩廢久君與其友徐照翁卷趙師秀
議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隻句計巧拙蓋風騷
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

家哉四人之語遂極其工而唐詩繇此復行矣君每爲余評詩及他文字高者迴出深者寂入鬱流瓚中神洞形外余輒俛仰終日不知所言然則所謂專固而狹陋者殆未足以譏唐人也得魏人單煒教書法心悟所以然無一食去紙筆暮年書稍近蘭亭余謂君當自成體何必蘭亭也君曰不然天下之書篆籀隸楷皆一法法備而力到皆一體其不能爲蘭亭者未到爾非自成體也此論余尤駭之君與余游最早余衰甚朋曹益落君將請於

朝棄長泰終從余未及而死垂絕忽長歎言爭爭者數聲其妹撫之曰何爭張其目視曰天爭妹又曰天何爭復力疾大聲曰爭名也遂卒嗟夫君之志固遠於利矣豈以名未就而有不足耶徐氏自君曾祖逢祖贈朝議大夫澤爲泉州晉江人皇考潮州太守定始爲溫州永嘉人君娶劉氏子曰鼎國子學生曰呂八年十月十二日葬建寧郭溪

銘曰

如是而足以名歟則所名何止於此如是而不足

以名歟則古之爲名寡矣嗚呼文淵其視斯銘余之所傳天亦不爭嘉定八年九月日

故通直郎清流知縣何君墓誌銘

何君名淪字叔禹處州龍泉人其爲南城簿明州造船場皆以憂不任事後自溫州司理紹興府比較務六年而用薦者知清流縣開禧三年八月十五日卒於官年五十六先是夫人富氏歿三年矣嘉定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合葬於北里山子一人曰處權轉運司發解進士女之夫曰張希顏君門

地貴重蓋太傅清源郡王執中曾孫徽猷閣待制志同之孫也父佃官差減猶奉直大夫然君自待如寒人單士未嘗以勢加物居官明恕必舉職而不爲苛暴尤恬淡遠於聲利羣從多已顯而君故常調泊如也將往清流值淮北旣交兵衆勸無行君曰遇患不避義也州檄縣饋軍前獨君能至全椒來安不至也旣而宿壽兩將遁走潰卒聚滁河無食譟且亂君以戍兵糧貸之得免虜決逾淮吏焚廩棄積而南或又因以爲利君獨携口券馬草

錢五十餘萬歸之總司守怒扣空篋強拘之總爲
誚諭乃已虜退守與郡僚留金陵沙上賣酒不敢
返君挺身坐黃悅村招散民種稻趨刈麥晝夜暑
濕中遂得疾縣人賴君方再造皇恐扶輿醫建康
冀其愈竟不起哭而去悲夫自復讐之議出余固
懨懨論奏謂須家計牢實彼必不可以進而後我
可以不退且盟約久定矣必彼先破壞而後我徐
應之不然前直掩而較後曲藩牆擾則堂奧搖矣
執事者不審輕動妄發未幾勇怯俱弊使据正守

義如君之賢者勞苦困極而不得以老死故其喪
歸鄉人迎之無親疎貴賤皆賈涕雪泣非特其恩
厚素感於人亦以君仕不逢失其常所而痛惜之
也嗚呼非有述於後則何以著君之志而塞其子
孫之哀宜處權請之勤也銘曰

身都子男兮家相門往而不還兮墮時紛故園有
茹兮溪有緡蒐乎歸徠兮無怨呻嘉定八年十一

月日

林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平陽陳營里人嫁同縣林璞二子善補
善祇二女壻彭表韓原林君田不盈一頃多萊少
熟父母老遜其業而林君晝夜誦書攻文高吟嘯
絕不知家事事一關夫人夫人能飾無爲有久而
若自然夫之父母安焉其後頻死喪歲惡田且盡
猶力課其子學不怠比寡居而病風濕沉廢逾二
十年夫人常順聽無悲戚有勞苦之者欣笑彌日
得好語而歸人以爲難當是時善補經營四方傑
材偉工無不師友然尚疑信未決獨夫人以其志

許之已而善補及進士第教授無爲軍兵亂人相
食俟間輒謁告視夫人夫人麾使速去曰汝已出
身事君又反顧乎嘉定五年九月某日卒年七十
四蓋舅姑夫子不疚其艱而相依以成者固人之
常理至於饑羸疾痛不失其善而必與以報者亦
天之常道此夫人所以兼得之也夫人並家有鹽
亭山阿阜深衍卜者指斗門之北曰是宜冢藏善
補稅於官十畝初光孝寺亦佃鹽亭山在斗門之
東繇戴家山而北僧以官人所擇必山之勝也因

內熱冒爭之曰此吾賜山也既又曰吾山所至也
有司索文書驗視不酬吏取重貨持不肯決僧詛
鬼路罵聚刀槩期以死競後二年御史民曹交相
趨符移總總常平司定以善補爲直然後十一月
初六日葬夫人於山之原嗚呼有是哉夫貲不足
以買山而葬於官荒之山此譽士之窮王政所必
矜也遁耕織之勞而欲擅山海之富此異端之橫
王法所必黜也銘曰夫人
徂徠躬耕葬百喪使皆如此訟何當藁裡而揜孰
在亡夫人之歸天與岡嘉定八年十一月日

劉靖君墓誌銘

劉靖君名愚字必明太學釋褐教授江陵府外遷
安鄉令乞致仕嘉定八年正月十二日卒明年二
月某日葬城北仁塘原君行已恭與人敬節堅而
志厲學必是古尤邃講說能自淺入深荆人聞者
欣朗開逢將校改服以聽在安鄉慈允得民和旁
縣自古季年再倍夫繇果求藝皆通方之材非以
儒自局也始君甚幼家零落待我而衣食父死伯

不弔疑將耐於祖一夕舉其柩他山哀呼僵踣幾
不活者數焉遂羸毀終身入太學凡三中上舍積
歲月始升名比脫紵袍五十餘矣憂患之味早視
衆所甘殆若辛螫余丞相素知君至是且召用澧
守蘇若霍諸司楊呂范又爭薦君然自謂逾六十
矣髮墮齒折何以驅馳一世竟捨去不顧買宅城
南四無垣塹蕭艾數尺嘗展卷長哦醕酒薄羹益
如也垂二十年至八十三而終郡人高其行無不
歎惜觀文殿學士何公率嘗同舍故學徒共謚曰

靖君明其無競之德可宗於時歿有以思存有以
勸也舍法者館學之地也以經任爲限蓋有委心
歸計於未滿之先矣未有滅跡絕影於旣滿之後
也作邑者要路之儲也以改官爲急蓋有因緣屬
託於破白之初矣未有逡巡退却於及格之際也
雖然道遠俗散而天下無肥遯之士流風所扇旣
莫不然而君豈異於人哉惟尚往於招徠之不豫
故謂之知耻迎受於筋力之當衰故謂之知命此
君之所以自安於古人而今人以爲不及也君之

九世祖曰存以上柱國自建徙衢爲龍游人號江
潭劉傳緒至君雖宦未顯而德皆餘於隱矣兩娶
徐氏又繼以留氏子曰克曰几曰凡女嫁進士應
彌明孫四人女孫二人銘曰
量人而退非曰自晦量已而止亦其常理有或爲
之有或不能是名靖君子後之稱嘉定八年十月
日

鄭景元墓誌銘

景元鄭氏名伯英永嘉人隆興癸未進士甲科滿

秀州判官調杭州泉州推官母老不忍行食嶽廟
祿九年終母喪授寧德縣丞福建提刑司幹官猶
不行於是六十三矣遂以紹熙三年四月戊午卒
十一月壬申葬西山余家奧原上二子爲仁次求
仁早夭女嫁蔡幼學李復陳鑑世常病景元負氣
不屈折故不用殆豪士哉以余攷之景元信道不
苟且寧不用蓋志士歟方秦氏以愚擅國人自識
字外不知有學獨景元與其兄推性命微眇酌今
古要會師友警策惟統紀不接是憂今天下以學

名者皆出其後也其論議憤發筆寬墨餘佞者褻
魄貴者奪色豈血氣爲之使哉然則志也非豪也
故事第四人與上三人踵躡以進累日月皆至卿
相景元耻自言故甘爲選人最後朝廷以幹官者
拔滯淹之一門也景元笑曰此冗官爾法當廢省
可身踐之乎卒以疾辭夫思其職不利其祿然則
志也非豪也自其兄及薛士隆陳君舉擅一世臧
否號爲方峻景元不然雖閭巷一介之善甚或輩
行絕數等未嘗不委曲外比售其聲名家產無十

金僮僕單特賓從晝夜集粿肺烹蛤蜊蔬椽雜陳
之急難窘助扁舟徑往夜半扣門攝衣偕出矣景
元果豪耶不以富貴適已而以貧賤徇人耶故曰
亦志而已矣始行之游陳鄭間後壻鄭氏景元爲
余言叅政李泰發之孫委禽焉吾顧不敢已而中
第今爲臨海丞景元歿二十三年夫人黃氏卒旣
合葬時行之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書來曰鄭公
遠矣宜於此乎銘夫豪與生盡志死不滅立德之
本也孔孟所尊也何較遠近哉銘曰

陳代嘗言枉尺直尋孟氏所訶曰有利心嗟乎景元尺何必枉旣定之榮矢而不往以介責身以通恕人餓於西山草秋木春嘉定八年十一月日

東塘處士墓誌銘

昔平陽陳巖學能造微爲陳君舉徐子宜密授不幸早夭二公哀傷俾余記其藏時余自都返繚出荊州芟舍倉卒巖弟志崇蹤跡參訊追及余西山重戴拜伏又逼同婆越兩界乃得以竈志崇詞藻精麗從余久每語家人細大輒噤不吐余竊恠詰

其故則長胤淚落曰吾兄銘而吾父踵逝亦有意於子以吾未與士齒也率三歲遲之遲六七而吾老不堪士矣不敢怠不敢請卽死無以見吾父嗟夫余文無用於地上矣豈志崇姑欲慰其父兄於地下而然邪君名瑾字國器繇左廂兵馬使十世而歿康里人床方三尋平如琢相傳古有異人所爲飲奕也君軒岸沈雄言動未嘗妄旣苦志不酬右書左琴以善娛樂其行常損已益物種植甚遠積累而可稱紀者衆矣然最著者在東塘初縣驛

道東北皆行水中湫淖墊沒數十里晨暝風雨咫尺斷還往比塘合一縣之力間乞丐大官歷年多猶未備君獨用一家力栽石取底東達之海閱閨而成堅悍可履甚潦不能淫人以爲君德更號曰東塘陳氏余嘗患世之富貴苟自肥於民無毫髮利益君雖貧賤不爲身計特作此塘利垂無窮可尚已卒年七十夫人林氏先九日卒林氏淑而知禮事姑九十白首盡敬閨房資以爲法志崇弟曰德崇二壻曰林萃邵持正旣葬君於安仁山二十二年而孫男七人皆以長立孫女三人其二已嫁而曾孫男女亦三人君嘗以志崇得解恩與修職郎然不足爲君道而君亦諱不肯當也故題其墓曰東塘處士而銘曰

承於祖而未信付以子而猶疑孫衍曾蕃東塘豈欺嘉定八年十二月日

中大夫直敷文閣兩浙運副趙公墓誌銘

公名善悉字壽卿父不尤知橫州祖士起武義大夫曾祖仲馴開府儀同三司繇儀同至太宗四世

橫州初入宗學以文占上舍而有武力靖康之難走相州與岳飛善聚兵萬人將迎二聖雄張河南北巨盜皆避之曰此小使軍也高宗立以衆歸御營復從飛武昌飛死秦檜奪其兵押守嶺外而歿公孤憤激發痛橫州以投筆自挫束置袍笏不掛身娶婦清江一月誓之樂清舅家賃僧房業舉子夜誦依佛燈或日昃未爨履襪穿垢如是三年得京官往視其妻未及境有蕭某宦者同宿漫問李通判安耶曰嘻死矣女嫁宗室流浪音信絕數年

矣公笑因敘本末蕭驚異後公爲郎而蕭位執政爲上言如此知無錫縣丞初有印板帳錢吏茫昧不能理欠負十七八公補舊增新常多三四以上知寧德縣邑小易治公亦竟歲無所笞罰通判臨安府敏絕爲一府冠孝宗知之故令以事至殿中者再瞻相良久喜動色擢知秀州金字牌忽夜下上親札曰海鹽地高病旱豈有水利可興乎河成至今爲腴田還朝命除郎黃參政不奉詔王丞相請與大州知鄂州以嫌改江州始有旨射鐵簾公

多與金銀鼓舞將士奏藝爲諸軍第一除度支郎中侍從夜直上論朝士能否獨稱公材前後十數內出姓名知臨安府大臣猶難之進太府少卿於是上旣欲驟用公而軋於外庭御史遂以爲公罪上怒塗抹其疏幾盡然亦罷公光宗語宰相趙某今安在壽皇所囑付也除提點鑄錢諫官疏復止知徽州庫錢滿溢寄於外廊其歸公使者盡以代諸縣賦移江西運判除直祕閣兩浙運判虜使張汝方暮發京口礮車雲上風挾浪成山且覆且號

夜乙丙公擇金山隈處列炬火累百募人鈎其舟浮楫以濟國信吏白例卷當自正門入公叱曰汝欲葬使人魚腹中乃已耶陞直敷文閣副使憲聖后攢宮復土第勞當遷侍郎公已病歎曰吾昔遇孝宗蚤居此矣今夕陽之照爾潤家可也報國乎何有力辭而免慶元四年五月朔卒年五十八八月某日葬明州定海縣太丘鄉啓霞山夫人李氏封齊安郡子曰汝鐸承直郎汝鎔宣教郎知浦江縣汝郊從事郎坑冶司幹官汝鑽高州文學汝駟

從事郎臨海主簿女嫁文林郎錢芑朝散郎知寧國府張忠恕孫男二人孫女四人公爲政速於赴機事常集而無跡期會不迫而信治財以寬民獲貸放而官有餘資廉儉終身不用公庫物在上前言論率樸透底無枝葉上亦坦懷歡笑肝鬲親厚嘗謂公曰周天下事每日須過朕心下一遭留卿相聚正欲共此不可遠去也蓋孝宗之有志於治如此用人必親簡雅不任宰相宰相往往慚沮曰此何以得進同類亦耻不預輒諫曰此繇某來也

雖疑似無實然卓然被知於人主者地偏而交疎孤外反甚矣故雖一意保持而不勝百計之排斥嗟乎方公盛年使其朋黨比周矯揉以應虛譽則何懼不用而摧殘困折終不能有所爲者豈非伸於上而顧屈於下哉其後天子一切恭已以事任其臣舉鴈行魚貫以聽而公於是時亦始爲任事者所知然公寧以人主之知受屈於永久而不以人臣之知求伸於須臾此余之所以賢公也性專介重執未嘗曲已徇物薦士尤謹在兩浙或請薦

沈程公以程犯賊不許在江西薦許中應李肅皆善士時所謂僞學畏不敢舉者在秀州黃洽爲中丞薦其所親公聞澈浦監鎮趙師石之材而未識也薦而後報曰宜以中丞所親爲後洽大恚故迄其去毀公不置嗚呼此又可悲已銘曰
富矣啓霞金碧墩墩四獸維之中可一棺咸曰天造樹以斯原噫余趙公曠度逸羣神往無方豈是之墳懿其遺聲以世厥存嘉定九年二月日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一 終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二

墓誌銘

厲領衛墓誌銘

君初名仲詳後名仲方字約甫有厲文才者婺州東陽人也仕唐爲都督刺史文才四世孫玄爲殿中侍御史其居號御史里乘驄鄉玄之後至君曾祖凝祖邦用皆不仕而父邦俊以君仕贈武義郎君中紹熙元年武舉任侍衛步軍司計議官武學諭閤門舍人副賀生辰者使於虜出知安豐軍復

還閣門出知和州王師北討賴其能就權廬州俄
召授左領衛中郎將虜內侵朝廷憂在江北令君
建康防守虜遁歸復還領衛用御史疏罷主仙都
觀又用中司疏降秩徙邵州嘉定五年九月二十
五日年五十四卒於邵州九年二孤倬俟始以柩
返十二月庚申葬於仁壽鄉鮑莊紙白山始君與
余讀書諸生旬沐歲省皆散去君獨閉一室未嘗
窺戶並試兩學示若文有餘者博士蔡鎬見而駭
曰吾周旋武學歲月多矣本省有如此文字余笑

曰此非子所知也已而及第第一人然自後屢舉
進士遂不中其入閣門試而後命蓋天子所以異
待武人比於館職被命者以爲榮而領衛尤親近
君顧不好特俛仰繫縻其間不欲絕也嘉泰中邊
事將動諜妄言虜衰有證宜卽取君在安豐嘗奏
淮北饑民扣關求救接初無意也柄臣遽從夜半
下其議議者因共指君爲開隙生事語聞四方雖
其故友朋及爲士者亦交尤之虜旣卒叛盟而君
竟坐貶死嗚呼可哀也已夫縉紳守和親介冑言

征伐繇漢已然矣其不能相合而相非至於喧忿
詆悖而相加以惡亦其常情無足恠也故季布廷
諍欲斬樊將軍而臧宮馬武之請至煩人主諄悉
詔諭而後止豈非往事之明戒也哉君爲武人蓋
失路誤入爾人猶以故步期君其所以責之者抑
所以厚之歟然使君致其壹於進士何患不如武
舉所得褒衣大帶掌幄中之論無冒十死九生之
危夷俟而訾其缺則人之所以責我者而我反以
責人矣不亦又可哀也君勸安豐種桑數十萬株
墾田數千頃置歷陽軍實甚衆後人用君所造九
牛弩射殺虜驍將於城下又用戰車敗之清水鎮
素不識田琳而知其材以告余余爲言於朝使代
李爽戍合肥虜不敢犯來建康也虜屯定山十餘
萬君募石斌賢夏侯成再破走之虜留六合余趣
君解圍料其當自退不亟出兵虜卒去其謀効審
的多如此然世人責君方深故未暇明其功雖余
亦不敢言也斯又重可哀也夫君娶張氏先卒再
娶同甫陳氏子四人曰倫曰倬皆太學生倫早夭

日俟江西轉運司進士曰合女嫁吳瑾承信郎呂
珣孫男一人曰簡君母吳夫人惟一子自君之貶
常悲思哭泣比死哭不絕聲及還哭之慟以歿噫
子祿養而不及終母壽盡而逢其凶若夫人與君
其又皆可哀也銘曰

嗚呼厲君迪知忱恂百家縱橫六籍輪囷亦旣豹
變剛柔蔚文曷履虎尾喪其匹羣人喜攻瑕天獨
與純回祥復亨展也子孫嘉定九年十一月日

趙孺人墓銘

嘉定九年十二月壬寅趙汝鐸葬其妻樓氏於樂
清縣永康鄉崇福山樓氏在四明累世貴重孺人
父鏐知鄂州從父鑰參知政事皆以文學名當時
女兄弟百人相視以能相聽以巧功容範節自然
應會孺人尤謙敬謹約始歸趙君少年爲材吏頭
角暴起已而久不合退居山窮水絕處慕王霸梁
鴻夫婦庚麥秀五噫之歌將遁身遠跡以自娛佚
而孺人特喜浮屠道常危坐疏食食纔半掬滋味
甘酸未嘗經口若無饑飽之意家人以爲難且懼

其瘠然莫能回也是年八九月有上氣疾醫每煮藥輒靜定寂默藥不果進以是病革索浴洗換新衣提青背子白其姑曰奴死罪不應着此下見先舅然去路別人間浮侈之飾無爲也已丑巳卒二女素孝愛拍肩齧臂振牀哭踊無數久之忽開目曰汝不曉事妨我復起愈危坐誦佛名聲聲相連氣浸劣命所善更迭誦念不已庚寅向曉黑大呼曰彌陀接引可去矣遂絕彌陀者釋氏所言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者也嗟夫生固無所來而死亦焉

有往哉然自惟奇誕謾之說行於中國聰明豪傑之士畔而從之以彼分別影事之心醉夢沉酣於其間至於生死之際變壞逼迫其不顛沛失據而能全其守者千百而不一見也而孺人顧能之何哉豈古人所謂恒德之貞婦人之吉者特其學之異而然歟傳曰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君悲傷旣甚而孺人之死又能卓偉如此故爲記於墓上銘曰

天地氤氳孰餞而生其死則已孰導而迎執妄爲

神異說孔殷安爾真歸勿墮勿淪嘉定九年十二

月日

故知廣州敷文閣待制薛公墓誌銘

公名弼字直老薛氏自晉徙閩者左補闕令之在唐有高人之目補闕孫懷仁爲溫州人懷仁九世至公曾祖元禮而父強立始及第終江寧府職官公政和二年進士任懷州刑曹教授杭州召對語不合教授滄州年饑賑以學廩守拒之公曰民餓死士何忍獨飽糴不償某當坐已而補舊有贏糧

焉辟浦江令時所至告事魔者牢戶填溢縣亦誣逮數百人公一筆放遣燕山免夫錢旣集而郡仍別科公執不下民自載輸官曰寧費錢毋失令也知桐廬縣清江丞監左藏東庫中官王道使奴挾旁視絹美惡多取之公白長貳下奴獄驚曰何敢然亟移病請致仕長貳度不可詭奏宗室不奉法縱奴橫帑藏陰祈道流其僕且以旨押公就職乃已女真犯京師李綱定議守禦衆不悅公意與綱同除太僕丞參其軍城圍解遷光祿丞公嘗言姚

平仲不可恃未幾而敗綱救太原又言虜必再至
宜先事河北且綱不當去宋伯友提舉河防以點
檢見在糧草從伯友爲計畫甚衆皆不用乞罷歸
提舉三門白波輦運又上書擇代伯友者旣而分
委安扶等李回復守河公歎曰今敗矣遂主管明
道宮六年高宗帆海入青奧門幸水陸寺公見呂
頤浩言島岸蕭條無以安上躬不如蹕郡解增舟
取財皆有定所民不加歛扈從休息提舉淮東鹽
湖南運判王瓌捕揚么久無功更命岳飛么據洞

庭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
謀益造大舟公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
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鬪也幸今大旱湖水落洪若
重購舟首勿與戰逐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
長坐廢而以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
曰善兼旬積寇盡平進直祕閣是冬震電大雪冰
厚尺餘席益衰粥於市益去尤甚白晝剽劫羣行
而飛責月椿錢鄂鼎運分撥米甚峻公具奏天災
民窮詞甚哀切上惻然動爲捐二十萬出廣西常

平貸之潭永間始復生理王彥自荆移襄遷延不
卽赴彥所將八字軍中原勁卒也朝廷疑有變以
公直徽猷閣代之問策安出所從兵少多公曰若
志在除彥某書生也非所及代之則湖南送吏足
矣彥殊不意公至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公曲折
譬曉又大悟卽日上道卒賴以全除岳飛參謀飛
母死遁於廬山張宗元攝飛事飛將張憲因辭疾
下多効之洵洵生異語公強邀憲行軍謂諸將曰
太尉力乞張公而詔使隨至岳家軍馬素齊整無
故忽誼鬧是汝輩累太尉也諸將以告憲憲佯悟
曰相公心腹惟叅謀知耶飛尋起復時去酈瓊纔
一月人謂非公此軍亦亂矣入爲戶部郎再知荆
南桃源伍俊旣招復謀叛提刑万侯嵩不能制公
許用爲靖州喜曰我得據一州過桃源遠矣卽出
謝伏發擒庭中收其藏粟食十餘年新疆還進祕
閣修撰陝西都轉運使以左司郎召知虔州主管
雲臺觀復知虔州修撰集英殿知福州廣州待制
敷文閣紹興二十年九月二十日卒於廣州年六

十三二十二二年十二月甲申葬永嘉縣太平山自
宣和失馭天下安土樂業之民皆化爲盜賊更起
滅千萬計劔槊不能勝旗榜不能綏垂二十年狙
啖勢窮乃稍弭戢而虔南雄南安三州楚百粵首
尾地尚憑負巢窟熾張如故公前後討蕩俞三古
五官朱關索吳錦等賊相謂剥皮殿撰而閩八郡
管天下伍黑龍卓和尚何白旗丘崇廖七嫂滿山
紅之屬數十萬公教奇兵立左翼軍授石城人陳
敏爲統制積四年平豪賊百七十部初閩人依險

立砦以守久則自爲賊公令有砦者勿葺寇盡砦
亦空民返家室道路夷行故紹興雖忍垢買和終
納外侮而內地馴服綱紀粗伸繇能用公而閩楚
之功集也汀州李谷反信宿三萬人公急會師斷
首尾夾擊浹辰谷敗僚吏不知也海寇陳小三載
艘六十距境上給鄭廣兵三百與期三日求濟師
不許二日大風賊不能進退盡虜以獻請曰始以
一擊十不自意全公料三日何也公曰第從吾令
無問所以然蓋機速神敏多此類而其家所傳則

有甚異者余不得盡記也方艱難時士無賢不肖皆媮視苟息惟宗澤未及成忿鬱死趙立翟興不幸喪敗以功名著者陳規胡世將鄭剛中而已公常勝無誤不以意氣加物裁割應手小大各成殆踰於數公然初佐李綱與時論忤中從趙張事薄晚而秦檜擅國深檜事天下不樂聞雖如公者未有以別異而獨鄉人夸誦之爾可歎也然檜嘗欲引公爲戶部侍郎公耻以言利進不答頗怒故止於外藩將死乃得待制則公之爲檜用自其資所喜而非利之也公旣爲岳飛參謀飛與其徒妄臣反冤氣貫日月獨公幸免其子弟或以咎公嗚呼巨浸大疫殺人成丘死者之家不怨免者知不以已之所遭同於人也檜果於殺飛而不忍害公天誘之也岳氏何尤焉夫人胡氏劉氏子叔淵福州教授叔宣嚴州錄參恂愉壻吳龜年檢正諸房公事季升參議官孫洪朝奉郎浩朝請大夫澤潮州司理潤上高主簿曾孫師度池州司戶師旦建康權貨務師昉象州錄參師善師石師睿師山師道

水心文集 卷二十二
師昂將仕郎師昂師正於是後公六十七年前輩
無在者雖鄉人所夸誦亦漸衰息浩未歿屢請余
誌其墓不果而余又老且死且與石皆曰若是曾
王父之烈殆其無傳乃叙而銘銘曰

薛繇廉村派於永嘉逮公十二始振厥華公學詩
書公本仁義天機流行且勇且智宴安之從士如
束蒿礪其頸吮嬰以斧刀惟公變化舒慘莫測鬼
蜮陳前雷電掃跡閩攘楚劫億萬雄羣惡首旣鉏
還我良民北北南南再奠枕席助成中興時公是
力天下大矣非材孰理建紹之間數人而已彼或
不及磊落而傳此實過之寂寥僅存佞禍謾碑何
必遽載論久益明銖兩奚貸伊栢有孫伊松有子
爰刻墓門以示無止嘉定九年十二月日

故朝奉大夫知峽州宋公墓誌銘

曾祖表微知解州祖炤知豐縣父坦贈通奉大夫
公名紹恭字彥安歷監南安廟明州比較務心喪
免崇安主簿麗水縣丞知永嘉縣兩浙運司幹官
心喪免通判江州知峽州嘉定九年十月初九日

卒十年三月初九日合其配蔣氏葬會稽縣五雲西鄉秦望金山於是宜人先十年矣子曰駒登進士第淮西總領所幹官曰騏早夭曰騏徽州司戶女嫁古靈陳杓知蘄水縣唐搏涑水司馬楊皆已卒孫曰永孫德孫右孫孫壻曰山陰任獻可公之來永嘉不以余賤陋損邑大夫重坐語常移日意所縱奪微辭抑揚余默受教論承平至渡江公卿行事本末其人賢不肖無一差忒爲之悚聽躍立激慕摧省多矣而公治縣約期會緩征役早計預

定陰化潛弭視新進後生乍出智慮聚沙畫墁欲以立名字造威福者力相百功相十也吏民皆稱公聰明允恕易事而難悅謂後此更十五令無能繼者而其前亦鮮及也公旣中原故家見聞所趨與南士異外侃樂而中伉簡於其鉅儒名人雖無不敬愛然猶不自滿至暴興者無所屈改素貴者無所假易然終不示以同異之迹故世雖不能知公而亦不能測也其爲峽州卽自乞不行六主沖佑觀年八十五億老不生於色慢游不設於身未

卒前八日親燎燔奉祭命駒謁冢下皆如常禮疾
作子孫奔走醫工交錯公笑曰吾命有所懸矣戒
其幹力曰晴久省倉燥官輸速了乎初宋氏趙州
平棘縣人而公奉議郎茲丕之子也五世祖宣獻
公佐仁宗賜其居京師春明坊四世祖常山公遂
爲開封人靖康之難宋氏奔迸或在蜀或在越事
定解州家竟不知存亡祕閣修撰名輝公之從叔
父也請於奉議以公後通奉而以修撰遇郊之恩
任之然後解州始得祀於南方余觀五胡亂中國
三百年士大夫氏族猶相通不以南北彼此限斷
蓋南之號令征伐尚時至於北方故也宣獻賜第
在守文極盛之時常山徙宅當稽古更法之際世
臣巨室入衛都邑尊隆本朝豈非重內臨外之義
當然哉甫一再傳天下橫流至於父子兄弟不能
相保飄轉數千里外死生莫辨疑信不分特以蒐
氣之所之歆舊祀爾顧平棘今在何許蜀越有無
一宗哀哉駒博習古今與余講夷夏盛衰詳矣孔
子許管仲如其仁然則非繇賜所能知歟銘曰

繼絕於罔象之餘立家於播流之後前軌尚存舊
聞可守憤發新功益振今有嘉定十年二月日

故運副龍圖侍郎孟公墓誌銘

良甫名猷姓孟氏元祐皇后姪曾孫信安郡王孫
世家具國史以承奉郎監秀州糴納倉歷臨安府
樓店務嚴州稅麗水縣丞浙東常平幹官除籍田
令通判婺州知南安軍信州召爲都官郎中改左
曹尚右出淮東運判入爲軍器監左司郎中直寶
謨閣兩浙運判副使太府卿兼刑部侍郎主管沖

祐觀知婺州直龍圖閣江東運副復主沖佑觀於
是階累朝議大夫初余入吳而良甫兄弟最先至
氣歛然滋恭語退然益卑齒寒士中不見異余謂
世多賢公子習使人親近已固然爾徐而切偲反
復卽耳目之近以驗事物之遠瞻瞬領徹貫穿縱
橫雖寒士之深於造詣者不能至後數年行加修
名加聞天下言王公家無不高良甫之義繇此更
踐内外出夷入險擇而守中勞而有成幹方舉德
而莫有助之者也良甫之學以觀省密察爲主外

所涉歷皆切於心身所覺知皆反於性凡情僞錯陳橫逆忽來幾若無所撓拂而筋骸之束肌膚之會常得繇於順正其專悟獨了動用不窮蓋非簡策所載箋訓所及然余欲其博達倫類盡究古今之變以進於昔之所謂知道者而良甫亦未能也道者天下共繇之塗也使有人焉以爲我有是物也將探而取之而又曰我能得之矣則其統已離矣老聃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又曰猶兮若冬涉川豫兮若畏四鄰嗟夫聃遁世

不回者遜而委諸人可也乃執而自有之若是之固歟良甫立朝無黨與未嘗示人以同異之跡士大夫敬愛而不敢狎也方籍田時以僞學斥士且盡獨不及良甫然遂自乞外補後稍復收引而良甫已先入爲郎及兵議起卽被使出淮東至兵罷而罹其禍者衆獨良甫爲無所預將用之矣然亦竟不欲爲容而去蓋其出處之際可攷者如此其治民考功因舊循常無所改作必有更革尤務靖重所至皆安其政令然良甫所長當危疑未定之

時曉暢彼此之情以濟國事會通翁合之日協同
賢材之類以新治功故不以一能一職爲稱雖其
可稱而亦不足爲良甫道之也良甫平居嚴已恕
物不立岸限後進晚學幽人野士有善意者日滿
其門喜爲詩無風形月狀浮劣之語間出一二縱
然金石有警於世卒年六十一嘉定九年十二月
七日也十年五月二日葬於吳縣白羊山夫人呂
氏子繼華舒州觀察推官繼顯丹陽尉其天也先
良甫四月或謂良甫之疾繇哭繼顯而然然則學
道之力無用於哀樂之間歟死生命也不以子審
矣果以子也東門吳之放曾不如子夏之褊也是
良甫之道非離人羣而自逸也銘曰
勿謂道存迅疾不留非智能知非力能修惟余良
甫少成於天古有今無人十已千操其一機以應
萬有竭海糜山如屈伸肘余未及死子胡遽亡視
此銘者淑人之傷嘉定十年四月日

王太孺人唐氏墓誌銘

臨海王棐之母曰唐氏寧海農女初校書郎王夷

仲廉士貧甚其室賈夫人年已晚猶身治爨滌舅
族憐之為致唐氏纔十二歲麤箴細縷釜甑盤筵
不唯諾而集繇是無以辱事累夫人者後十六年
棐生生時難賈夫人親為馱勝胞絡乃得下又三
年夷仲賈夫人相次卒家益衰兄弟析耕不數斛
父母迫以嫁不許曰吾必自斷其髮然後止凡棐
幼長師友筆硯覓舉近遠雖費而給未嘗告假人
見謂孤苦有立志交重棐既乃知為唐氏力也又
三十年棐上舍及第佐郡府登朝出守迎太孺人

與俱無纖粟改常度每戒棐祿料未易消當謹身
報國而已又二十年嘉定七年四月巳未歿於衢
州郡舍年七十八七月癸酉葬臨海雲溪山又三
年棐奉使浙西書來曰棐也懼親之不獲於傳辜
負罔極是痛然未知舊比應銘否蓋古今所稱以
有容無忌為賢而美不及子以子貴成親為榮而
義不在母若夫擅寵而虐偏嬖而驕淪覆於家近
為殷鑒皆是也太孺人始也勞而後食爾暨失主
單特空手鞠孩孺心教意飭隱然律程日就歲成

使夷仲之世再顯殆天啓其節以麻王氏歟烏用
舊比也銘曰公大節人微也而公之節與夫
江包衆流前派後別有冽洗泉佐江之竭行爲巨
川止爲重陂唯心之亨是以永垂嘉定十年十月
日

故大宗丞兼權度支郎官高公墓誌銘

予妻諸父高公諱子潤字畢老主烏程縣簿真州
判官孝宗知其名召使赴行在公繇遠地下幕一
日天子有命書接喜過望亟裝欲往而母楊夫人

忽病謁醫久未損旣而公亦病醫無術謾云久且
不治矣公驚嘆曰明主思見我而不幸母子皆屬
疾或者天不與吾行耶重留君命無益祇爲罪耳
遂以請自乞詞悲甚孝宗不能奪而憐之爲改通
直郎賜緋衣銀魚致其仕當是時高判官蚤退之
節聞於天下公旣得謝疾尋愈因不復預人事常
穿黃草屐刺白篋艇往來田間人罕識其面垂三
十年開禧元年起爲大理司直遷太府丞太宗丞
兼度支郎官初公在烏程疏三十二縷逢於太湖

復晉宋舊跡在真州起定城營房五千廢減十五
故孝宗以爲材比再出適會討虜糧乏倉猝糴二
百餘萬珠粲而耗實江淮諸軍滌醜釜待饑至然
後飽食朝廷方賴其用而不悅者謂公昔固不仕
爲亢者也今安得屈而復仕當返初秩而已公繇
此坐廢卽復具野航出沒圩圩如其故態不少介
吝嘉定十年年七十七八月二十日以考卒公蒙
城人宣仁后弟士林曾孫也公紀兩使留後世賞
知閣門事父宗之文吏官益薄通判婺州高氏來
明王田趙希翽劉采田朝奉郎湖北提刑希翽承
奉郎監明州造船場孫二人曰晉彥宋彥公先治
湖武康上栢山預爲冢藏十二月某日不華奉公
喪以歸恭惟宣仁后以國爲家以民爲身以賢爲
命以仁爲術治成元祐天所顧饗與宋無極萬世
載之者也今其親外家零落細微餘十數焉其僅
得列於士又十數之一二焉若不華則以庶士守
其廟矣士不得以諸侯祭禮也況士庶哉嗚呼公
之折節復仕爲是夫銘曰



原件短缺 辰缺 19

冗冗萬生兮有翹森森千丈兮寒標噫胄出兮宜
愈大又不磨卒摧折以盡兮悲奈何

舒彥升墓誌銘

以鐵易銅錢使常在內地不流入寇境執事者所
知而必行也然而汭漢淮上下二千里銅錢在江
南不加益而泄於北日甚此執事者患之而不能
救也遂其所必行忽其不能救予固疑之久矣紹
熙初鐵錢法弊商賈頓虧折所至皆皇惑罷市余
偶爲蘄州被使一路奉上指盡力安集歲餘方少

定然自是銅鐵錢有倍再之價淮人貴衣高食不
復易活如往年矣於時州縣吏能寬刑審慮以善
道佐余者惟舒君名杲字彥升信州永豐人予同
年進士也曾祖錫祖子誠幼自知學夜讀書設水
加木于地每困寐足跌有聲輒驚寤復讀以爲常
其勵志如此及第授寧國尉父若德母徐接死主
蘄春簿辟知同安監又辟漢陽監以鐵錢相首尾
十年教其人使擇利害避就有不及不以爲罪教
之如初所鑄輪郭肉好皆爲式於後不可改故私

錢遂絕而官鑄流通至今嗟夫天下固有易行之法雖不肖蔽昧迷失猶不大壞也不幸而難從非賢者順導委曲而不抵突以敗寡矣易行之法不多有行法之賢不多見適得一人如彥升者相與調護收拾於奔潰恟駭之中可不謂難乎奈何生不盡用而沒又將無聞宜余之愧歎愛惜而不敢吝夫詞也彥升旣去漢陽知新昌縣主管江西運司文字分差鎮江府糧料院朝廷錄其勞使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遷國子監主簿嘉定九年年六

十六矣其五月十七日足疾卒秩累朝奉郎贈其父朝請郎母安人又贈其先後室周氏皆安人明年八月五日子傲之似之侃之伸之壻周夢發與爲兄後者份之葬彥升於崇善鄉大安山彥升病酷吏恣威虐而世以爲有風采貪吏橫聚歛而世以爲有才具常懷切爲天子陳其故使行其志殘暴可息在蘄春增陂池九百餘種稻十萬斛新昌復已失稅數千而同安漢陽減工費各半使究其材事功可許仕不希進余與石應之強使就辟彥

升初不願也江西以薦往竟遠巡詣選而歸使居其位躁競可消銘曰
自上世貴廉方有耻之人惻惻無華之士臨民而官治在朝而俗美嗚呼彥升其幾是矣

鞏仲至墓誌銘

予友仲至鞏氏名豐時新迪義理之學草茅士震於見聞多矜露伏狃至他文史言論儒之藝業又昧陋顛倒莫知幅程獨仲至抑縱開闢條流品彙應變不迫富若素有予本拙疎不能自逢而仲至

廣導曲引出幽入眇蓋爲之黽勉迫逐於荒原斷澗之側數年仲至日益有名不幸不得用然有以自負命雲侶月跨越汗漫浩乎不可挽而余畏懼怯劣常痼留一榻不敢越戶限然後知人之稟分高下絕殊固非切磋誘掖所能增長矣異日仲至謂予吾登芙蓉上峯因以過子將又發藥也而不遂竟死悲夫初仲至以太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漢陽軍代還舊例皆自學入館有不喜者纔授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母喪免人曰不復外補矣又

授浙東會改法本路人不許爲監司屬官人又曰再易地而不果其當徑來也然卒令幹辦福建帥司公事以格知臨安縣政尚寬簡吏民信化刑罰衰息人謂仲至極不應在州縣今蹉跎滿秩矣尚何諉會其所善爲學官仲至勸使拔滯淹士反坐此食宮觀祿久之始提轄左藏庫於是衆意益不厭遂妄稱旦夕居要職矣不知語何所從仲至亦不自知也竟復以宮觀罷士皆失氣悒悒曰窮至此耶今當何爲其員外通判乎或曰不能然則正

任而待其闕乎猶不與復授宮觀而仲至死矣嘉定十年正月晦也其家鄆州須城渡江卽所寓土斷爲婺州武義人曾祖燾祖庭芝皆左承議郎庭芝所謂山堂先生者也父法鄉貢進士前此科目相傳七世矣仲至學敏而早成自童丱時前輩源緒古今音節事之因革總統如注水千丈之壑迎前隨後宿艾駭服以爲積數十年燈火勤力聚數十家師友講明猶不能到也其文無險恠華巧而以理屈人片詞半牘皆清朗得言外趣尤工爲詩

多至三千餘首自舉賢尚德之義廢而進人一出於課試之虛文苟有其一則清資顯轍執契而取仲至不多有乎剛者折而不行柔者流而不止惟正已不傷物於用世為宜仲至不宜乎又曰顏淵賈誼短命惜哉非時不子用子不時待也仲至壽不七十乎自上世有金匱石室之藏或逢書命諭意指皆選文學博雅之士下至鴻都翰林詞賦篆刻猶各專其官出內之吝非不欲參其間技不兩能也故蒼槐翠竹必植於庭宇仲至可為帑吏乎

凡此皆疑誤之難通者也性質易無岸谷暇日載一瓢獨行田野不問岐路抵暮而返去家二里有龍門峽登眺徘徊慨然曰此可以止矣初阮夫人卒殯於大慈寺東塢是年十一月壬寅二子積耕迎而合葬焉五女子壻曰右監門衛大將軍善輶進士高槐上饒知縣張友常山縣尉周惟新幼未嫁也孫男曰左曰弼孫女二余既為銘而季氏仲同自溫州移使江西遂持以歸曰讀於墓而哀吾兄然十句必九慟不成聲也銘曰

聞於程子天地之生材甚愛甚惜必有恡固之心
蔽賢者違天地所恡固使之氣沮志奪怫然而怒
聚爲陰陽之罰則其人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
而類圯敗而族激哉是言也天地雖甚愛於賢材
君子初何心於用舍仲至之靈果上愬於天耶吾
謂必且爲祥風慶雲醴泉甘露以瑞斯人使其富
貴壽考蕃永而無極也何荒類圯族之有嗚呼

史進翁墓誌銘

進翁史氏諱漸明州鄞人曾祖簡祖詔贈皆太師

封冀魏國公魏公以行舉子孫位執政宰相君父
木爲中子貢於鄉者再號貢元虜嘗奄至四明官
吏棄城遁居民不脫死獨貢元能具舟楫依而免
踰二千人君幼孤育王氏稍長還墓行服哀痛如
初喪入太學友吳益恭石天民論事褒貶儕輩用
爲準的二兄將分異趣使謁歸謝曰筆視不可廢
未及返也約成授以載書領之而已聞然自念少
而求仕壯則行於人壯而失仕老則行於家旣四
十矣宗伯不以我爲材意者失仕乎尚漂搖旅寄

何益始去之山居誨其子於學旣厲以古方冊事
業或令人有善不知必錄以勸之已有不善不知
必錄以懼之曰汝謹爲此勿爲彼也親黨子弟請
竝塾同師有過亦折難無隱所以廣其子之習也
歲時合近比數十家燕齒酒三酌父坐子立至今
行之所以同其子之敬也甥宣繒始未知學衣食
訓誘與諸子均其後兩優釋褐爲侍從有名於時
常歎曰非我敢能吾舅之思蓋君八子彌愿太學
生及彌思早卒而登進士第者五人可以爲多矣

然世之多者徒長傲崇侈使道愈降俗益薄其所
以得非所以教也故教以廉不營利矣教以退不
希進矣教以讓能下人矣教以見危致命則臨大
節而不奪其志矣非口以率身化之也鞠壘母未
葬不得應書有戚容君憐之割所愛山葬其三喪
棺以外皆助之豐時中死貧甚族姻欲葬於火君
曰禮歟其子曰少遲銖積而葬可也君曰有山則
費減十七亦割所愛山曰速矣二子已仕頗有餘
奩一日集所親貧乏者散之皆盡初賃宅富人異

時益子舍富人忌其方興競不許君不復較撤舍止役其無吝情無爭氣不爲機智屈已伸物庶幾以身化者故諸子皆平進自守無過求諸孫惟以文字相課督名第累累不絕然則天偶畀之歟亦君之所遺宜然也卒於紹興五年八月某日年七十一娶莫氏無子先卒繼室高氏有家學子在母不輟誦能言授之書師之禮幣脫簪珥以質酒食親調嘗以進時享必齋治喪屏道佛或以爲疑夫人曰先侍郎修厚終禮未嘗言豈非不足於禮乎

侍郎閔也然於浮屠空法多悟解嘉泰二年四月某日卒年六十七初莫氏葬鳳翔鄉上水寺山至是叁焉子彌忠朝奉郎知吉州彌恕彌念通判江州彌念鞏教授汀州爲從父浴後彌恣昌化主簿彌應寧海縣尉女嫁臧杓陳燾蔣亢宗孫男嵩之仝之巋之皆發解進士仝之攸之巖之長興丞魏之會之望之一之十之孫女已嫁者平江糧料院王寓江淮書寫機宜文字李伯木國子進士臧元堅里士王興會君去太學二十餘年光宗立詔錄

舊人語故同舍第勉行吾老矣再封承奉郎再贈承議郎莫氏高氏安人銘曰
以學立子以子立家森其成材舒英擢華有大之椿桂也叢生蔭垂東南永延厥聲

林德秀墓誌銘

林穎字德秀生三十一年卒自童幼孤苦無慢情戲色居囂煩之域未嘗不靜暇也混漁鹽之鄙未嘗不肅潔也入教弟妹出從友朋皆有矩法其於學知所謂大者而好之審所謂疑者而通之求所

謂是者而正之矣不幸得熱疾數日死悲夫孔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材者所賴以生養也人紀所待以立也人文所繇以明也苗而秀秀而實 民命常永矣天也雖然其不秀者固嘉種非稂莠也其不實者固良稼非稊稗也敗之以水旱而不使至於穀亦天也知二本之皆一成毀之自天則余於君無憾矣銘曰
其壽爲伸其夭爲屈去來冥冥理焉攸出十一年十月日

常永矣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三

墓誌銘

宣教郎夏公墓誌銘

夏庭簡字迪卿曾祖咸祖克修父思恭世家台州黃巖慶元五年登進士第黃巖浙河東大邑賦當其州大半魚稻之饒被鄰境喜讓善施溫克多異材然自隋唐設進士諸科而其地寂寥湮沒無以名稱者宋興且百年始一見又百年始再見又或始二人或越數舉積而至於君然後始羸十人鳴

呼何其少而難也昔王元之蘇子由皆病進士取人猥多得者濫易無益治道余初以爲篤論然以黃巖觀之廣地且百里衆民過萬室累數百餘歲矣苟有以取之其得宜不止此然則果欲爲治豈輕絕其人使不得仕耶古人各治其國士必先自足於私朝而後及上勢不得多且易也今盡取於上復分以涖其下雖多猶少雖易猶難爾且隋唐貴進士號異科尤異者山人制策勢亦不得多且易也今無以差等壹命爲進士審如二公意必於

取士之法大有所改故余因黃巖進士之少夏君獲預十人之難疑其論猶未篤也君初補定海尉連遭二喪授長溪簿益讀書明習今古親仁敬士林叔和趙幾道皆愛之往來長溪必過余退然下席隨所遇若素稔語不妄發問則博辨余亦愛之旣而聞其在閩思不出位而以事至者常立決是非少所徇諸司及士民亦愛之調臨安府都鹽倉未久嘉定十一年某月某日無疾卒年四十六八月丙申葬靈雲南麓娶柯氏子二人曰紹堂紹基

三女子余固悲君成於艱地而列於稀稱若將有以遇之也不幸死則無終無傳銘曰

文無害行有耻載六百羸十士慨不逢表幽里嘉定十二年六月日

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

公溫州瑞安新城里蔡氏名幼學字行之曾祖昌祖廷直父贈通議大夫端卿中乾道八年進士第初同縣陳君舉聲價喧踴老舊莫敢齒列公稚甚獨相與鴈行立比三年芮國瑞呂伯恭連選拔輒

出君舉右皆謂文過其師矣孝宗親策將爲上首公乃言陛下始卽位冀太平旦暮至也奈何今十年愈益壞乎語諄切如家人父子又宰相虞允文梁克家養虛譽苟容而張說姨子預兵柄有許史丁傳之漸孝宗初不過也或疑天子聖德方日新公少年論諫盍順導婉逢繇是不得高第教授廣德軍通議卒待潭州教授闕執政言蔡幼學未登朝可惜孝宗遽肯首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施叅政奏孟子云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故幼學其

名行之其字上佇思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已差
勅令所刪定官對語如策孝宗喜曰解卿意欲令
朕立規摹爾甚善然後知上不以言咎臣下而公
亦未嘗變所言也碩人黃氏卒除太學錄未行或
請武學參用儒臣爲其博士久乃爲太學博士召
試祕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著作
佐郎朝廷念輩流多要地猶滯館下議進擢公歎
僞學禍已成朋類將散求外補特提舉福建常平
茶事御史劉德秀果言公嘗逢孝宗罷再主沖佑

觀凡八年知黃州福建提刑未上召爲吏部郎官
國子司業兼權中書舍人宗正少卿遷中書舍人
兼侍講韓侂胄死餘黨尚梗塞正路公一掃絕竄
免尤衆號稱職除刑部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趙
師霁以冬官知臨安府公當不允奏師霁之人與
其行事衆耳目素具也於是四典京邑非臣所知
不允必有褒詔臣無辭以草遂止改兼侍讀師霁
命復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尋提舉興國宮知
建寧府福州寬而不犯肅而不殘治居天下最提

刑喜聲威不以獄市還州縣客謂公名盛體峻何得許公笑曰此小節耳不足技也命吏報應無失期會民恃公少安提舉使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按不如令者沒入其貲公駭曰此大害也昔吾在朝論從民便爾不許第多其兌易而已民賴公獲免然提舉善士也後知其誤卒皆已之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嘉定十年召權兵部尚書修玉牒兼太子詹事其六月有疾夢神告曰可歸矣隕星屋西東七月二日薨年六十四先碩人林氏

今碩人鄭氏子曰籥承奉郎仙居丞爲二弟後者節策節迪功郎浮梁簿策補致仕官曰範從政郎監鎮淮酒庫孫曰紹老孫女四人十一年四月十八日葬於永嘉吹臺鄉洋輿山公內負實力而憂世至深憤耻復讐無悠悠碌碌之論節減與民無奇奇恠恠之策所知必立所立必遂不前銳而後挫不外強而中弱雖於孝宗君臣之交未合自謂愛君惜日當如是矣昔子產增賦渾罕致譏冉有倍粟仲尼鳴鼓蓋據末反本之難也非公師友深

慮而知化孰能考次熙寧而後節歛目取民困兵
驕所以致患之繇而告於上哉若夫不別夷夏不
分正閏恬其仇我俛焉竝立甚至以爲戎狄之德
黎民懷之若天眷命而然則尤公師友之所諱也
初我幣已入值虜有難不暇受稍定則以兵扣邊
索中外恟懼無不言當亟與公爲尚書卽日請對
明其不然始詔與虜絕因請固本根以弭外虞示
意向以曉衆志公汲引而材謀奮審懷附而南北
親條序簡捷士皆驚誦謂何勇之決也上方倚以
經度西北而公病矣嗚呼豈亦所謂鞠躬盡力死
而後已乎雖幼以文顯無浮巧輕艷之作旣長益
務闢教化養性情花卉之炫麗風露之淒爽不道
也詞命最溫厚亦不自矜貴惟於國史研貫專一
朱墨義類刊潤齊整各就書法爲續司馬公卿百
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
等百餘篇今代之完書也資疑重危坐竟日或不
通一詞龍窟陳同甫言吾常與陳君舉極論往往
擊栝案聲撼林木行之在旁邈若無聞吾頗訥之

衆亦云素無短長於間也一日客盡散忽語吾道
一爾奚帝王霸王霸之云吾方辨數而行之橫啓縱
闔援今證古釐爲十百聚爲一二抵夜接日若懸
江河吾謝不能乃已則復寡言默默如故故雖竝
舍連榻不知也然則昔人謂得人於眉睫定士於
俄頃亦豈盡然歟蓋公之深中隱厚可驗於是矣
故并記之銘曰

智過於師道始可傳有佞無仁奚其禦焉蔡公直
方不習而利寂含吾音璞具六器夜半東升豈于
方中執德不回終以顯融君能責難民病能寬夷
狄邪氣莫能我干木居甚安瓢飲何有世故雲化
三者墨守昔余從公一字之謙諸子示我書何滿
奩大典旣備法嚴義粹玉琰其版金滕其匱雖貴
有已雖年有止維書無窮以貳遷史嘉定十二年
六月日

福建運使直顯謨閣少卿趙公墓銘

公名彥俊字安卿繇宣祖四世彭城侯叔襲爲曾
祖直祕閣知池州尚之爲祖知饒州公廣爲父調

溧陽尉縣民潘兄弟橫猾積爲公私患號三虎邑
官莫敢睨公具以白畱守陳丞相陳公默不答者
累月一日忽委公曰信矣潘悍僕數百挺刃自衛
公開示禍福皆縮却聽命遂縛三虎正其罪移楊
州司戶有告主藏吏盜錢千萬以上適兼獄掾鞠
之吏涕淚滿頤請死公察其情屏人問故則諸吏
所共貸也使視筆帖盡首服一日而足帥大喜然
猶欲逮諸吏公愀言某固與約後將無以信帥爲
抑止差平江軍節推攝令宜興縣以牧焉券料爲

負自南狩則然常預用二年後稅民以此德其令
傲不軌法公請諸司合奏釋舊逋禁預備百年弊
事絕矣知於潛縣大胥結豪葛某弄權自恣公列
其姦械送府而臺吏果欲末減卽力爭乞先罷御
史憚之獄得不變浮橋迫市區水數敗人溺死公
壘石跨巨梁堅成至今民愛之畱其像橋旁公不
聽曰蘇公昔所游也因撤以祠通判臨安府台州
知興國軍歲旱蝗而開禧兵難作公緩經賦弛山
澤通細微村樵賤鬻苦不酬益增錢入之貴則損

其直以利城郭永興令吳格失上供尤多公坐貶秩格愧謝公曰有事時寬民租根本計也一官何吝且歎曰真賢令矣又薦之虜分道進江以南動駭不自保潰卒千人謀據城外千秋觀爲亂公募能相捕斬者未幾以其首至餘黨驚散人心大安興國雖小郡而介江鄂中流備守夙設器用犀銳東西依爲重蔽故江淮荆湖兩司皆論公當遷以勸艱難勤力之臣繇是旣轉官復減磨勘遂入將作監爲丞出知袁州湖南運判羅孟傳反累載毒

甚郴桂陽公曰猺昔自相讐而鬪我主斷不平激使叛逆已前誤矣今株營兀戍彌漫山谷戰無決勝退虞尾襲誤不可再國之憂也若密間巧說陰誘顯擊彼肘腋疑顧腹心猜防則還自相讐而滅亦其勢矣帥漕議協卒降孟傳進直祕閣考功郎浙東提刑初朝廷患開禧會子輕僅賣半價悉改造及元陌止公扶法以便民雖有重比不敢試也已乃陞寶謨閣知紹興府然後盡所以流通之術苗之移於司農者爲之代輸而折會於民會之滯

於州庫者爲之轉糴而資錢於市錢會常相權民無貴食肆無虛券越事力弱而守以貴人相趨於簡陋久則不貲省謂當然鹿鳴禮壞不知何時公始行之儲其永費曰興賢莊築捍海石塘亦爲莊以虞漏穴廟學士館城池壘壁素毀敗者加葺飾麗好比將去不雨數月野草黃赤免下三等戶稅上二等半免湖藉田米不輸舉緡錢四十萬爲荒政助饑羸相扇羣聚陂湖中令尉言且亂公取死囚冪其首刎兩足號於衆曰此劫菱藕者也其仁智不忍而能靖民如此公雖以徽猷閣再任而旋即用爲太府少卿然不樂居中暫入卽求退以顯謨閣知太平州改漕江西總領使綱運隸其所者皆直逢勿團併公曰若此則轉運可罷矣引古今事以辨朝廷是公言如其故然意益不樂復求退移漕福建公三奉使皆稱提會子所行皆如浙東州縣不煩民不病也嘉定十一年十月九日疾卒於建安年六十四夫人樊氏江氏仲氏皆先卒十二年某月日子成忠郎監徽州酒稅宓夫迪功郎

嚴州司理宏夫迪功郎温州司戶崇夫與為伯晟
 後者從事郎真州錄事參軍師雱葬公於武康縣
 上栢山壻曰宣教郎知楊子縣曾黯尼曰悟空大
 師孫時泰將仕郎孫女三人幼也始饒州歿而被
 譴公泣愬十年不避風雨上為感動復所削奉母
 孝撫庶弟友愛親善人喜聞過頓悟立改以材取
 知無所隨附其治果敢疏逢而歸於平恕自小官
 所至著聲績而會稽之政特見獨出近世未有也
 然余嘗恠越中陸海衍沃山水明秀冠於東南賦

不營而給人 不令而服 晉唐牧守 嘯歌飲酒 永夕
 而已 若夫趣辦救過 而以不足日為歎 復賦倍輸
 而以不賴生為感 則未之聞也 然則何歟 天反時
 歟 地反物歟 其難易得失 昔異而今不同 必有故
 矣 故公焦心疲力 自末反本 而民譽之以手扣額
 而未已也 銘曰

時所謂材如刃 作稜習砥於人 以割為能 趙侯悵
 悵如母 哺兒豈無威嚴 用之孔時 發名開禧 收實
 嘉定 恩涵澤濡 在越尤盛 累閣而進 猶梯級間一

以卿招遂殞不還慨其生存孰與死滅岸谷有遷
茲銘是揭嘉定十二年八月日

故寶謨閣待制知平江府趙公墓銘

秦悼王四世惠州防禦使叔侯生訓之知永豐縣
有惠政軍興數調發而民不煩孟太后幸江西衛
卒反攻縣與賊鬪而死贈直祕閣邑人哀之廟祀
至今訓之生公渙朝奉大夫公渙生公名彥櫛字
文長乾道己丑進士崑山主簿樂清尉大旱令索
租急而以故事禱雨盛服須公公不往曰損歛已

責古人所以召和於陰陽也令不得已爲罷催雨
尋澍足改建康府推官郡議復台衣稅公言地爲
桑旣稅之桑爲絲絲爲帛又皆稅之帛爲衣且故
敝矣又可稅乎且又昔之所廢其可復乎帥異其
言止諸司多薦公者輒推以授同僚章侍郎森鄭
尚書僑薦福建運司幹官諸縣欠賑鹽本錢數千
萬般賣零落令佐積窮餒公請於長一棄除之舉
員及舊例用親嫌去公曰無親安去卒待滿而行
知晉陵縣慶元初浙西饑三十縣餓死殆盡獨公

能活二十萬又以羨錢爲五等戶代輸繇是擢監
登聞檢_八時政出韓侂胄朝士無不造門公歎曰
諸人今在此足易後復直之甚難添差通判江州
彭澤縣妻殺夫州逮夫之父公曰此縣獄所無也
而使其父子併爲淫婦死乎爭累日乃已知汀州
嫉諸司不薦名士勉而薦者猶扳置庸不肖中是
辱賢也乞詔自今傑材須特薦毋得與凡流雜葉
八子千人聚汀贛間約日破清流縣公始至以策
授巡尉悉捕滅提點廣西刑獄仕畏入瘴地多依

阻幕屬幸日月盡遣還本舉溥守廖德明廉守劉
炳顯於朝設抵當庫廩落南無食者公念廣西重
困蓋承平時湖南北助歲用或賜封椿錢中興艱
難皆廢矣官自鬻鹽利十分奉運司六充郡費四
然漕司常取其八而州以不足者責之縣吁旣甚
矣且其出納之數視中州何有而經總錢乃過正
賦數倍此民所以尤病也遂奏減經總還二分鹽
息於郡庶幾稍蘇上是之卽除公運判以憂歸侂
胄死召爲戶部郎樞密院檢詳文字朝論謂公材

臣將選知臨安公笑曰此豈孤拙所堪遷太府少卿湖廣總領遷卿修撰右文殿知鎮江府辭召仍太府權戶部侍郎未幾三引疾修撰集英殿知建寧府改太平州辭提舉萬壽宮知平江府於是年七十矣公曰吾昔不起今告老而起義安在固辭未聽女真寇邊軍書日數十警慨然曰國有急不敢以既老辭也崑山竝大洋盜出沒不可蹤跡以其半置嘉定縣鑿錦帆涇百港縷絡之所宗也又將增隍爲城未及而邊遽少緩公亦病復辭猶不

聽使待制寶謨閣以明年七月戊寅卒嘉定十一年也十一月丙申子迪功郎臨安縣主簿炬夫承務郎監臨安府糧料院焯夫合公與令人陳氏之柩於無錫縣富安鄉蒼峴山葬焉孫男一女三公質剛而行良先難後獲貴義賤利以治道隆替消長爲身否泰以善人進退用捨爲已憂樂侂冑始得志鬱挫天下士使不自容後頗悔曰此輩豈可無喫飯處耶稍收拾銖寸與之士甘其晚悟未深慮也侂冑旣亟敗忌者反指爲黨疑似鋤剝不少

借公常痛憤謂始坐僞學廢終用兵端斥苟欲錮士何患無名而益友之類絕矣材盡而求不獲有國之公患冤甚而謗不息非士之私耻也每進退未嘗不懇激爲上言又以凡在近臣皆當規諷補切夫已見上殿侍從也直前奏事左右史也故又懇激爲同舍言母曠素業隳舊典而公自以不得其言汲汲去位恐不速再命爲州終不行一時聞風皆悚慕後相繼稍有言者自公發總領號脂膏地甚虛籍爲大蠹雖廉能自守而明不足檢覈隱糧利鏹大將專有之十無慮四三公令軍別爲籍兵逸亡馬倒斃皆卽報參伍其少多匿不自占輒詰問或傳軍中狼顧離立族語公曰此特主帥不便爾士卒何損持愈堅三年間籍在人亡贏三萬減錢百萬緡用遂寬比其去餘七百萬而諸路累積逋負猶四百萬盡蠲之余嘗患雅士不親錢穀而自喜析秋毫者必外爲苛歛若夫不出度程之中而自足於經常之內則昔人所未講也夫虛其一心以樂與當世之賢豈非吉人盛德哉然是人

也於世務常多闕短而精通流速者挾已長以玩物矣若夫兢兢於道德之意而亶亶於事物之實則前輩所難能也在廣西柴中行宋億他司屬官也察其賢迎薦之門生謝啓皆削投前二十年祠季子晉陵市將沒請余記曰晉陵之先文名胡也節名鄒也皆逢人也宿道而婉其俗者末也銘曰嗚呼文長道遠曷尋嶽可量高海可算深黼黻爲章宮徵成音經綜緯錯其行欽欽中全一剛以折百壬有畫者碑蒼峴之林嘉定十三年二月日

孺人周氏墓誌銘

夫人括蒼周氏著作佐郎夢祥之女材任家事儻於三山陳垓婦道修飭君教永嘉方傾身與士接夜誦滿廊戶烹菜攪麩鼓三伐共食已乃揖就睡夫人常鬻假稱具無難色士譽君之賢則及夫人將別小學子翹敏者懷以果餌儲以方筆或總其角或束其帶顧戀依依尤以夫人爲有恩嘉定十二年九月十九日卒年四十三三年三月二日葬麗水縣南明山任塢女曰恩娘男曰虎孫君悲夫

人不盡年莫助爲善思有刻於墓而一郡士亦皆
慘慘惻惻自致其請噫未見以法爲師弟子而能
交相愛若是也豈合於古之道者固不異今之法
歟銘曰
青青者蔬婦手所擇以羹以菹成士之德棄我頃
畚追彼石兮

故大理正知袁州羅公墓誌銘

羅公名克開字逢父家吉州龍泉縣乾道八年進
士贛縣西尉父喪免肇慶府司法浙西提刑司檢

法官知廣昌縣監進奏院國子監主簿軍器監丞

大理正知柳州袁州嘉定二年七月晦卒年六十

九五年四月丁酉葬萬安縣官屯山宜人梁氏子

曰晟柳州司理壻曰鍾如阜孫銍李燔胡焯周約

禮未嫁者一女孫曰侶將仕郎曰仍初公五世祖

而不及其羣祖官相接至州倅縣宰旁房比院策

名數十號一州聞姓而曾祖衡祖華父襲雖有文

學不預於仕公每痛慨任爲已責他日主司標其

文壁間夸同列曰此當一經首必如是者乃爲次

則公之兄濬也既上省復當一經首士繇此屈羅氏嶺外荒貊吏用法忽恣有私假他印文得賕者守欲以偽造符印坐之公爭曰此於法欺騙爾入重奈何守大怒戒通引官卽司法至謁勿入公徑抵案前執愈堅守氣奪竟從公議治廣昌察而有恩民空縣遮監司乞畱問知縣何所長民雜應曰不要錢不信公人不苦百姓此知縣三長也監司愛其語撲歎息而去公詳重孤耿立朝不倚援力論事篤而堅多人廣席疑難所聚聲怡色溫必伸其說而後止執政憚其楚楚不敢狎而亦不能親也然公常無久住意會巨豪競沙田數百頃計累訟至大理丞評將沒入之爲貴人德公持不可遂遷於郴入辭勸上事親匪解而已郴山阻水涸斛米尺絹皆自齎詣郡公憐之爲代輸直數萬廢永豐銀坑還社倉於民其在袁州開禧兵役猝起方取常平啖邊軍廣和糴以續饋輓公出郡錢移於鄰境常平獨完又上言袁無藏粟俵戶停炊洶洶無告和糴亦免約歲用贏縮立準備庫軍之百須

具焉袁人不知也兩州善政爲一時冠民繪事以
祠公止之曰口成碑足矣龕貯像奚爲又嘗自詠
曰撫摩二字圭三復公直一心衡不欺嗚呼若斯
言者可以驗其志矣始余游吳爲憲屬檢法官偶無
官諸生息蔭空廨中街卒俄報新檢法官到烏鵲
橋矣亟起迎之舟纔勝二十斛青衫手板外無餘
裝余固歎其質易不作官人體然余旦旦挾書坐
曹帖牒漫不省胥史顧失笑而公齊比款證覆慮
明審無不畏服也暇則從余評論往反余摘其文
句尤驚麗者吳士交誦公日益有名後八九年公
掌國子余適來爲僚又五六年奉使湖外值公居
柳二十年出處大略必相與佐佑其間有隆無降
也今老至而休四方友朋零落幾盡而公之逝久
矣嗟夫振三世之幽緒跨一宗之顯爵好仁惡佞
善士傾與而余又特厚之不幸前死銘余職也況
晟請之勤耶銘曰

以身爲旌以宗爲成以法爲平以民爲生進非所
重退非所輕要其終歸有倫有經念昔吳下暮春

九心文集 卷二十三
十一
堅冰姑蘇之高天池之清舊游雨散新壟雲橫孰
憐我衰尚力斯銘

夫人錢氏墓誌銘

同年劉使君與余素舊其守永嘉常咸騎數出支
坐熟語良樂也一日忽悽然灑涕而稱曰吾母臨
海錢氏三王之孫也而以儒顯外妣早喪祖曰家
事惟女之任事益理矣然而舅若姨皆曰恩我者
姊也故爲女而孝吾父信書而已至生業則曰惟
爾母之德業益進矣然而伯叔娣姒各有承稟不

自已出也故爲婦而順諸子方携抱所習經皆口
授不以煩師其從師質訊反復曰某善也某未善
也師不敢慢子不敢惰賴以有立故爲母智而明
凡此略皆實行不敢增損云也不幸以紹熙辛亥
卒明年而葬於黃巖縣龍鳴山三十年矣然而哀
不止悲不釋何謂也吾母卒時壽八十矣兄允元
不及仕允迪定海丞弟允武吳江簿而允濟掌教
婺州甚哉年之高養之薄也今不肖孤忝母餘澤
有蹟於朝假使者節從二千石後而親不吾待矣

八心文集 卷二十三
一朝之榮聚茵也一餉之祿稊米也於吾母不加毫末若夫宰木岑翳山雲興伏而闕不以詔斯則罪之大者是故深慘懲痛而謁於子不知淚之橫臆也余不識夫人而識其夫曰承務郎諱祐兼力衆善篤學至老不以家自浼者也識允廸厚而敏識允武果而通若使君信道執德終始不變則固余畏友矣異術而同材異用而同方井毓其源而疏之曷至是夫人之賢信矣夫蓋允元之記曰必求精於理邃於文者噫理本也文末也余不精其

本安邃其末銘曰

墓也久銘始有德成於先論定於後

朝議大夫祕書少監王公墓誌銘

公諱柟字木叔故順州王民石敬瑭叛賄其地於狄遷永嘉亭山爲溫州人曾祖震祖延齡父贈朝議大夫輅及其先三世皆儒者不得仕公總兩髻賦一舉空廷語壓場屋人謂必興王氏矣旣冠以春秋中乾道丙戌進士第婺州推官孝宗疑諸州上供得無滲漏乎漕司遽令婺州增斛二萬守以

下不敢爭公獨言今苗畝七升羅匹十餘千較他郡偏重矣又無故增二萬何以共命會新守周權且至走書白權袖以進上愕曰朕未嘗加賦也繇是凡議滲漏者皆免移台州推官處州張彭殺人謾謂奴當罪第張泗佐之獄四五不承公令泗畫地狀奴所以擊死者泗失對泣與兄訣曰昔勘官皆先鞠奴款定泗和之爾今忽先問泗吾不知所答兄真殺人矣彭遂伏罪一州稱明教授黃州義烏縣丞州索畸零稅帛一分一尺米一勺一升公歎曰就整不失零法已苛矣況百倍誅之乎三言於州乃已東陽俗素悍公攝一月威信大立決事千章滯案皆盡民不敢帶刀矩步而出頑鄉遠遁爭自輸委又請其守別置尉統焉知績溪縣江以東績溪歛最厚民最薄鑿山壘畝乾瘠大半公積錢買田爲新塘六十八塌六浚舊陂歲得美熟無以旱報者監進奏院太府坐僞學

罷知江陰軍蔡涇者江海之交也皇祐中嘗一疏治填淤久水不能勝舟公私患之公開渠港五百

餘里漕輓通流灌注一郡民事瘟神謹巫故爲陰
廡複屋塑刻詭異使祭者凜慄疾愈衆公鞭巫撤
祠壞其像病良已遷大理丞禮部員外郎提舉江
東常平茶鹽開禧之役沿江上下警備洶洶置池
州不問公時兼守池言頃歲有金花帽一籃卦住
此累年矣近孟思齊至符離其人忽指而誚曰汝
池州城甚惡姑自完何必來思齊軍相顧失色始
悟其謀也且虜何畏不乘吾虛一處得入則江南
震矣不報募張飛英獻緡錢八萬請城池州又不

許不得已補充穿穴者深其壕水環之抽裏兵守
江岸辟劉積中副總管委以軍政池人少安召爲
吏部郎中兼樞密院檢詳文字國子司業祕書少
監國史實錄院編修檢討官兼侍立罷主沖佑觀
知袁州未行知贛州先禮教後刑罰贛人在元佑
黨十有四公徧諭耆老曰汝州多正人如此將百
世稱之後生可不勉乎民感公意相戒勿犯居數
月夜或不閉戶矣俗喜麻苧鮮絲纊公課種桑多
者減役贖罪贛廣間常以歲杪販鹽空聚落往返

號鹽子所過輒殺傷官軍故有鹽子獄公奏申嚴保伍須行者給憑乃聽是歲鹽子獄十省八九提刑者新進少年嗜兵而攬事意不合毀公於朝復主冲佑觀贛人雪涕前後擁不得行公曰太守數易古矣今不去後當去耳焉用無益之留賦詩而別贛人刊而祠之連告老未下以嘉定十年五月戊戌卒年七十五十一月葬於亭山西原娶何氏封宜人子曰熸從事郎東陽縣主簿曰燾將仕郎曰熊壻曰承事郎知宜興縣戴桶孫曰僧賢孫女

三人公愛民如子母食父訓惻惻若有失建其實利不崇虛譽位置處崖峭獨特不輕徇物自謂理所到更百折必往或以勢見屈過萬鈞不受也在婺數以職忤其守守貴人也去而再相不一顧周丞相聞其名請見之雖不拒啜茗清坐終無所言在禮部頗久次蘇師旦請使見已而後遷公歎曰吾義不交匪人今其止是乎鄧友龍勸北伐祈公幸少助要官可立得又曰前日某人發十策驟用矣公力言無草草國與身將俱不利友龍慍曰公

壹退怯女子之貞也吾何望哉竟取宣撫去俄而敗書聞韓侂胄死緣坐竄流衢信道中不絕至無擔夫可雇公歸未煖席卽奏言權利所趨如芻在鼎朶願染指何世無人追仇旣多復怨必甚秦確新州可爲永鑒滋蔓未已非朝廷福執政善之不能改也初尤尚書表知台州公爲其屬相繼同僚者樓叅政鑰彭仲剛石宗昭郡人石密逸民應恕林憲之流皆聚焉頗依依友朋箴切不隨吏文督迫名一時勝會遠近傳之錢丞相象祖戚家子有

淳行尤慕公嘗笏履到門公亦爲折屐傾蓋錢公旣相用常法叙進公亦用常禮旅謁而已無所請也然揣摩者私料公厚錢甚媚忌者因倚公以撼錢公旣去錢愧悔曰吾本以能薄望輕不敢白用王君疑似難明今反累之何尸此位爲因固求罷故錢以公退公不以錢進也公四調官方脫侍左三人朝猶在散地雖事多違已而志不舍命雖道欲成民而天不與時噫不知柳下惠之賢耶亦素所蓄積然耶余稚從公至耄歲月相靡而士之變

水心文集 卷二十三 三十五
故繁矣若夫所謂大節者於其去就窮達之際可
以考焉銘曰

王先朔方棄地南徂公雖南產繁北之餘忠爲幹
骸義爲肝脾彼夸者子膚革是肥欣入不容戚出
不惰寧其失物毋寧失我旣以此始亦以此終尚
無死生安有窮通有兼亭山有洵岷淵人歟忽亡
德也永存

郭伯山墓誌銘

君東陽郭氏名江字伯山始余因君請記一時學

術之變在其父良臣語中或咎余不當爲郭氏輕
言道德又預疑學廢憂憤深切非所謂感人心而
和平也學之初興敏和捷應君父兄最有力四方
豪俊不逮門者無幾及好惡異譏論激奔迸迷匿
苟脫譏謗同時爲精舍者皆塞向改室或束書敖
蕩白棄於庸人矣惟君治故館率子弟鄉里紬繹
舊業無替旁州比縣自我而有科目大官數十焉
學雖不以利言也久而不息則效固從之矣然則
戴翼於光顯之時接扶於微歇之後護名士流俗

之毀而好以重幣徇州閭榮第之欲而援以先登
斯郭氏常德歟君本有佐世材用旣習熟師友大
指芒銳銷盡不復伸吐勘古餘日小緣陂塘疎着
竹樹阻曲薄粗蔽映爾然余臥病不出十餘年聞
君管押三江袋鹽監穿山破鹽場盱眙軍錄事參
軍又於其間監泰州支鹽倉車輅院烏江舒城令
辟書四來君不暇答也方鹹鹵下濕盆夫竈叟爾
汝詬病其弊事千蠹百宄君著爲條式使後有矩
象城盱眙十二里陡山高危谷汲險遠君浚苻葉
池銅山崦披剔暗井水泉充溢尤爲人所稱惜其
不蚤得試而今老矣蓋舉改官者垂足而以嘉定
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卒年六十五嗟夫當學術未
變時君之品目豈不素定哉奈何晚歲隳落貿貿
塵埃中豈若岸巾南堂雲臥月起樂故所聞之道
而終其身也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夫人何氏子
楷檢彬爲弟後者桂女淑孫男寧宇孫女三葬君
於孝順鄉羅青原彬守郭西濠上不去曰先人食
舊德惟子是望噫余亦死矣將復使不知者咎余

耶學者千萬世之傳而新美其業以繼父祖者楷
等之責也銘曰
菽也筮之薪也斧之不厭不歆神錫予之其子其
孫其仍其昆其學惟實不惟其文

竹洲戴君墓誌銘

君戴姓名龜朋字叔憲台州黃巖人祖舜欽宣和
中進士上書危言天子不怒賜同出身南康軍司
戶父秉中亦有材氣補進義校尉不仕嘗自贊其
像爲時所稱君生六十二開禧三年五月某日卒

娶蔡氏子曰縱曰周孫皆先死以從弟溫之子大
本爲子一女嫁林珍嘉定十三年二月某日葬太
平鄉黃仙山蔡氏姪滂請余銘滂父鎬余友也不
得辭滂言戴居南塘山易材海易漁田易稼聚旅
數十富樂累世自君父祖皆知名而君及從叔秉
器尤爲邑里所敬有鉅人長者之德族人新爲宅
者將立門以出秉器故有大圍正直門處族人不
敢謀秉器知之中夜毀圍夷其地旦而門立則坦
然無有族人殊不自意秉器亦不復言蓋其平生

行事如此甚衆君少苦學取友必勝已文記詩歌
務爲奇卓清簡無俗間鄙腐意性介特未嘗輒以
私謁人而人急難若已痛疾救之不暇喘餒宿者
與廬露殯者與山然力不逮秉器故所施亦狹而
心無不至也歿旣久懷其恩者語則涕下不自禁
余旣聞二戴事而思天下之廣人類至多其爲善
宜不絕可傳而不得傳者不爲少也然則君之得
傳豈偶然哉銘曰
象物之潔以竹自環洲縈渚穿萬其琅玕昔王逸
少寄於蘭亭脩竹茂林千載猶青竹洲在亡視其
子孫竹耶銘耶孰詔以存

包顥叟墓記

包君年五十淳熙九年十月某日卒十一月某日
葬永嘉縣塘下原君之子履常思其父之久而存
謂有以銘其壙者以爲請十二年八月丙辰始克
文之而壙闕不可銘乃刻記其墓上君諱昂字顥
叟曾祖某祖某世籍鴈池考某愛樂清之柳市徙
居之館頭樂清之間路不堠壕無梁行旅無舍蓋

柳市稍有聚落火姓而君以賢聞君和厚平恕以
卑遜韜其材力時發於事之難者壯勇敢決已力
強黨破散陰類消伏衆皆推君爲能問學知大義
所止不爲異人之行人亦莫有指其過溫之士幾
萬人其解選拘於舊額最號狹少以幸爲得爾如
君之賢旣遺落不偶而君無暇與新進爭所知退
而教子讀書擇古人之義耽玩傳寫中論反覆陶
然有以自樂初君之子與其鄉黨周旋迄於令長
以任利害之政凶饑有調征歛有損施設惠愛尚
多可紀而余獨以爲君旣不幸不得見其大者於
世用則其小者豈必以此求知於衆人故余亦存
其大略而已矣夫人翁氏七男子履常履端履冰
履道履遠履大履言一壻張自得二女笄未適也
孫曰安娘履常爲廸功郎新建昌軍學教授與余
同高氏壻云

資政殿學士參政樞密楊公墓誌銘

唐靜恭坊楊氏尤貴盛入本朝至公七世皆有顯
人繇公而上北海主簿符都水使者曼駕部郎中

宿皆以公贈東宮師保公諱愿字原仲宣和末自太學錄上書陳九事女真聞其名聘之北行匿民間上書執政請迎復元祐皇后奔濟州勸進辟元帥府屬高宗卽位授修職郎仍學錄議將遷金陵復上書幸揚州御營使辟機宜文字丞新昌縣越州辟觀察判官參政秦檜薦授樞密院編修官中紹興二年進士第遷計議官召試館職讒者謂公因元帥府得仕則右選也當罷宰相趙鼎明不然乃已主管崇道觀吳郡陳夫人喪免除祕書郎讒

者猶在通判明州潘良貴素善公事常咨而後行公亦爲之盡除祕書丞監察御史司封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初修玉牒以選命公除中書舍人賀金人正旦於是始用年號兼侍講給事中直學士院揆伴虜使完顏暉於是始揖暉於淮中流舟行以賓主爲次御筵口宣設案拜舞南人驟覩曠禮泣下霑襟除御史中丞未幾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時紹興十四年十二月也十五年十月御史論韓公喬語微

及公卽乞疏五上以端明提舉太平觀知宣州玉牒書成遷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守郡四年政以簡治以靜不數令不興役刑罰罕用穀麥滋熟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薨於州年五十二配曰永陽夫人王氏公世家楚吳郡之歿也公葬之於越二十四年三月七日子右奉議郎新江州通判祐遂葬公會稽縣五雲鄉之何山孫若干某官孫女若干壻某官公孝友賓睦大祀恩徧任兄弟及妹之子敬賢與善後進單文獨藝禮待必均始在

太學年尚少文甚敏行與文稱恂達而矩嚴重而通祭酒楊時印信諸生二千人皆伏受令學禁齋肅不敢踰越也論王安石學術之禍精於元祐者不能過也分別徐處仁吳敏李綱功罪無不曲當也歷指宣和致亂靖康弊風窮大極小無不激烈也又曰謀以活國者國常存而身隨之安謀以活身者國常存而身隨之危今一舉而遷金陵求活身也非活國也虜旣滅吾國矣陛下將活其國以自存乎將活其身而國終於亡乎今盜賊滿天下隨

而爲兵亦滿天下而天子侍衛乃不過三千非滿
二萬安能主令也蕭山戶萬九千其九家自爲守
萬取千人爲兵方李抱真則損其十方李德裕則
加其百通之天下不勝兵矣夫酒稅房廊頭子雜
名之錢皆漕計也增取其三別屬經制漕計甚緩
經制愈急善良窮感姦猾怨憤倉猾之變何必唐
建中哉前後累數萬言文武大略經緯條理遠有
賈陸遺思近有歐蘇新意時材不能及也宰相以
爲州縣常人耳不顧省檜獨首薦登於朝及趙張
更迭重任士徒步拔引翕忽鼎貴然亦不能用檜
卒用之起祕書丞數年預政嗚呼公之不幸檜之
幸也在易之頤所以爲頤者初也賢也而以自養
爲吉四者頤之顛也而以所養爲吉夫養必以正
而不以應古人之戒深矣檜能用公而公爲檜用
此明於頤者所以爲公惜也雖然余有疑焉檜歸
自虜人皆曰請立趙宗也許還母后也又曰收悍
將也總利柄也天下望檜與趙張等而或以爲過
之士游其門與趙張等而未有以爲不及也張丞

相罷高宗問代卿者檜乎張不對固問則曰近與
共事方覺其間上曰然則趙鼎也檜惘然不知所
出而秦與趙張之憾不可解矣夫同在廊廟徒晚
覺於十年之後公疎遠也而責其蚤覺於十年之
先乎豈公自以爲上九之由願而明於願者特未
之及耶公後六十餘年察持其家傳泣曰善實者
有徵也故述有據世異者無黨也故筆無私子奚
捨諸公嘗賦東山三疊其詞曰雲遡風而上征兮
鳥擇木而高翔然則公擇之者歟故併次以爲銘

若夫陽爲噴飯玩也公不爲玩也留其表弟厚也
公爲厚也其差誤鄙淺不足復辨也銘曰

東山之久兮孰爲征東山之高兮誰實登一周孔
之譽慕兮百共蘇之怨憎失類而行道遠且艱人
有其寶不如何山瞻彼何山言樹之麓豹文而隱
龜壽而依瞻彼何山言息其巔星不離經水皆滌
源繡裳蕭蕭白壁沉沉揭茲墓門五雲之深嘉定
十四年閏十二月日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四

墓誌銘

夫人王氏墓誌銘

夫人臨海王氏嫁為朝奉郎知池州趙善臨妻嘉泰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卒九月壬午合葬餘杭縣景信里東塢子五人曰汝談汝謫汝訃汝諱汝詰汝詰汝詰繼善勝後女四壻曰奉議郎龍游知縣潘自牧進士黃鎮承務郎監隆興府苗米倉吳彌昭奉議郎太社令王夢龍孫崇豫成忠郎監衢州比較

務崇陶將仕郎崇龔初太宗正崇國公不惠與校書郎王衢名義相友善如弟兄二家求永好故夫人歸池州祖姑曹性剛嚴姑鄭奉事莊慄不敢惰夫人助鄭旦暮上食飲扶侍左右終曹之世崇公仕湖湘夔蜀川舟陸館淹泊累載欲常候母動息婦姑同一室處嬉遨諧劇不用常禮其和樂又如此而池州晝夜父側參論議治文書房舍稀聞履聲各以孝敬分職非世俗間子婦比也崇公旣主留務任公族大長賜宅供帳池州倅輦轂下用行能薦登朝廷門戶益伸氣而節以恭儉約以詩禮賓師必於名士諸子恂恂退守諸孫惟筆硯得親近絕不知京洛可喜玩事而汝談汝謔有異材文藻蔚發韓篇杜筆高出於時朝士咸仰重不獨夫人之產多賢良亦其家法素修故致此爾趙丞相欲驟進汝談汝謔風厲宗室然崇公及曹鄭夫人相次薨池州毀不勝喪亦早歿韓侂胄讒逐趙丞相二子并坐斥矣當是時夫人去之餘杭山中居無廬食無田芟鋤荒榛經始耕稼迎婦送女細碎

罄竭辛苦淡薄十餘年侂胄敗死汝談爲館職出
湖北常平知温州汝謫寺丞使數路汝訕汝誨改
官知連江泰寧縣祥委順合如崇公在時人固以
不及夫人之養爲諸子恨而尤以不預諸子之榮
爲夫人惜也蓋夫人則象崇公規矩曹鄭位夫婦
男女之正而安行乎家道之常雖豐悴不齊而中
微後顯夫理必復如霜露零落而春陽之生發已
具矣賢者慮百世身之預不預何計欣戚哉夫人
每記宣政宴安靖康禍亂時時爲子婦道說常曰
始吾爲婦衣食外不用錢一室環丈許不覺隘今
汝輩不足耶銘曰
父實南士家垂範模爰從羅甥教始詩書冢於趙
宗人無間言女淑在閨男秀盈門雲雷方屯矢七
致難有物有常星斗其爛彌高極深一緩萬尋益
培後昆尚單厥心

滕季度墓誌銘

滕宓字季度來南籍蘇州吳縣曾祖友知鄂州祖
康權知三省樞密院父珙知道州君初見余謁入

字却寫線上衆皆笑余異其沉敏學未久坤闔乾闔無不洞達雖不喜時文習制舉一年而成太守薦直言極諫孝宗問知世家甚悅宰相亦言識君父兄住子城後某橋庭有某樹皆是主相論合旣召試命文漂疾午漏不移晷已就考官疑輕已大怒遂以四通非法法罷鹽司再薦即日復召會內禪不果然後薦者累累不已韓侂胄方擅事尤忌君故爲軟語逗歲月君寤笑曰吾得守一技足矣焉用溟滓風波間余爲奏授廉靖處士侂胄猶靳

侮不誠與自是薦者遂絕哀哉自三代取士法壞獨賢良最近古所得瑰竒卓偉之士不可計未有以爲無用而忽之者至王安石始廢章厚又廢侂胄又廢而君偶當之夫人主以惻怛思治之心特下書聘召豈爲應科者地哉奈何後國慮而先其人於是有難答之問易窮之學然猶止於四通謂之及格而君顧以受擯又所謂不通者非不能通也特不當通爾是科久斷不續有司茫然不涉門戶於是以其不當問責於不當通羣誚聚毀如詰

影幻而君以慣暇逢倉猝整習遇草野厭冠而返
可謂無妄之辱矣是皆不足云也天子好士與夢
巖卜渭等固宜獲異材衆略輻湊君獨智穎脫固
宜在左右備顧問不幸氛霧閉隔失國之良寶此
余所以深惜也嘉定十一年九月某日年六十五
卒某年月日葬吳洲兩縣華山赤石原娶董氏子
曰彙國子進士亦應賢良方正曰杲早天女曰曩
嫁廣濟知縣盧樞曰昇嫁監臨安府都作院夏似
孫孫男伯祥孫女懿君晚居齊門窮僻處官於吳
者知其賢多就見之清語終日不及私銘曰
事抑道揚身隱名彰磅礴氤氲復歸其真嘉定十
二年十二月

國子祭酒贈寶謨閣待制李公墓誌銘

李公名祥字元德曾祖遠祖通父贈中大夫揚常
州無錫人隆興元年登進士第三錢塘縣簿皇城
司妄告密威脇吏成其罪武臣子謗訕鞠於臨安
公偶攝錄參亟閉獄戶邏者求入吏白舊例得監
視皆不許旣而所告無實知府姚憲驚曰上命無

實乎公謝曰卽坐譴自甘憲曰上何知是君公曰
尹言過矣上至明豈重邏輕尹哉小人姦罔宜有
懲艾憲具論如公意上駭曰朕幾誤卿吾爭臣遂
賜憲出身爲諫大夫預政矣調濠州錄事參軍安
豐守冒民田訟屢改監司以委公還之民未幾其
人易守濠換司理廬州守出改官奏爲勸留者公
曰無吝民田幸矣薦何敢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太
學博士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密院編修官兼刑
部郎官太宗正丞軍器少監言忝蹟八年外賢材
不勝衆願更出迭入由臣始出提舉淮東鹽淮西
運判入郎倉部檢詳樞密院諸房文字兩淮鐵錢
比不定大商喪億萬浮細失什伯且亂公再疏乞
官賜錢米銷濫惡者廢定城興國漢陽監更鑄紹
熙新錢從之淮人以安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國
子祭酒慶元元年二月丞相趙汝愚免公爭議曰
頃壽皇崩兩宮隔絕喪無主留正棄印亡國命如
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晏
然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誠意忽體貌常典精

忠巨節怫鬱黯闇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
運副言者怒劾公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
端朝六人固留公併得罪悲夫禍所從來遠矣世
方紬道學而柄路艱用材周丞相執政久士多貌
若愿不心與也伎者已怨相與擊逐喜曰道學散
羣矣趙丞相特用材銳甚清官重職往往世所標
指謂道學者伎者尤怨幸其有功生異起說枝連
葉綴若組織然謗成而趙公亦逐則又喜曰道學
結局矣凡經趙公識面坐語無不迹絕影滅也蓋

道學於公塗閭巷揖無及門之歎趙公於公序進
次補無踰級之遷也一旦正色抗辭殄行讒說猶
蟄蟲之遇震霆莫能測焉何哉冲然無去來而爲
心者公心也漠然無重輕而爲言者公論也公本
於公心以發公論趙公之誣賴以明道學之禁賴
以解殆天意非人力也旣歸無錫客或扣前語掉
頭不對常時祿入緣手散親舊悉盡家人憂之更
賣田起宅數間而已再主冲佑觀再請老以直龍
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十八日卒年七十四夫

人戴氏有淑行能助公爲施者也十月十四日葬
開元鄉峯噓村山曰橫山明年戴氏歿合于墓子
曰綸先卒曰維某官曰約某官壻曰趙繹某官孫
曰慤曰愈曰思孫女四人其後上旣於趙公備褒
卹之禮謚曰忠定而公亦贈寶謨閣待制賜謚肅
簡焉公義順而理和墳唱篋應璋判圭合得於自
然是非邪正豫定於心不待擇而知趨捨避就行
其所安不待辨而明也古今歎材難有二不能必
行難也不能必言難也能必行者執政大臣之選
也能必言者諫官御史之選也今人共稱趙公事
是其一驗爾其言於孝宗曰唐虞稱盛治者君臣
和也今猜防收攬雖幹官亦親擢陛下不和也政
事堂多存形迹不肯協同輔相不和也大將宿衛
當清苦孤立今黨援封殖大殘也閹佞給使當沉
伏奔走今名聞鼎貴大賊也騎淮常作過扞邊何
有而長此隳信誓武舉試七書韜略安在而重此
輕儒臣箴痛過砭石矣又特奏五劄子故淹緩晷
刻以廣上意余以是知其能必言也言恢復衆矣

未有循其本者公言預買匹十餘千秋苗斛兩大碩秣麥尤重經總無名本先揆也皆曰不可損今歲損一二來歲損一二不可乎爲博士爲寺丞爲編修官爲提舉朝辭始終一志前後一念皆復讎也氣泰神靜本末有序余以是知其能必行也然而其上不爲執政大臣其次不爲諫官御史材非果難也銘曰

超天門之業我今衆外逐而俯授奚夫子之並登兮獨內秉而塞淵建驚世之華旗兮載駭俗之高軒遏讒慝之橫潰兮扶忠良之阨艱訊曰山浮蒼兮水涵清深復深兮窈斯銘嘉定十三年六月日

周鎮伯墓誌銘

曾祖宗道祖德元父宗永嘉人君諱鼎臣字鎮伯勤志廣學大書叢卷多數百者親手傳寫記憶略遍未冠與鄭景望同登名譽正等旣而川壅澤流山止谷進諸弟迭起各取科目爭爲聞家然皆繇君教也授漳浦主簿文牘間判疑雪枉筆勢若飛不可遏有以民爲刼冒賞獄上矣君覆而寃之一

食頃放散數十人傳聲懽呼徹於比郡州使行視
四縣盡荒遠不到地龍巖瘴毒深厚號烏脚溪者
左足未投右脛已駢黑君特館其處村落所急便
宜不請白蒲延大掠流鵝灣同巡檢輕戰而潰君
代尉馳往三日中生縛其酋二剽賊無遺發寄納
倉賑傷死召奔逃歸業差次將卒功狀無敢不平
而不自言也姿敏決剛峭不可屈前守村其為無
不聽後守惡其直不盡從也監司欲薦未及以淳
熙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卒年六十一十五年十

二月二十三日葬建牙鄉渚浦夫人王氏子曰籲
曰端朝省試第一今宣教郎太學博士君卒後二
子出入里中指曰周鎮伯兒也外家初與田不取
弟多分財不較也細人或歎曰異日主簿有酒常
飲我今亡矣或泣曰我性傲無禮主簿輒避我他
大人咄撻不我恕也故僮使曰去官人久見則教
我好伏事牢拾飢椀未嘗墜此言也余既廬松臺
下而周氏居二百年矣山之先儒故老莫如君者
其學也惰者可殖其行也薄者可化也銘曰

濶視宇宙隘回慮几席安吉來賢達流何必用捨
間活人烏脚溪殺賊流鵝砦雖無舊史傳幸有新
銘載嘉定十三年六月日

兵部尚書徽猷閣學士趙公墓誌銘

七世祖德昭太祖子也王於燕曾孫世恬四世孫
令駿師友皆名士雖秉旄節恭約如寒人六世和
州防禦使伯驩高宗在國邸游最舊中興久乃召
歸居禁中如椽堂以文藝侍左右生公名師巽字
從善補平江府司戶兩浙轉運司屬官中淳熙二

年進士第薦授司農簿大理丞遷正將作少監兼
戶部金部郎孝宗念公族家故人子瞻智蚤立異
顧待屢奏事殿上漏常下數刻所論意合無不肯
可言左右曹度支金倉各掌邦賦名類拆裂每有
會計徧走五司文籍複重吏出沒爲姦利不便請
立總計司併錢物一之弊可絕上大喜亟命操筆
者前甫離御榻已批外行矣執政迎勞驚曰何速
也防禦喪免於時廬陵名難治前守比不勝任選
知吉州治有餘益施與減征商十三四減苗耗十

五六屬縣解板帳量留之窮鄉不幸病死爲給費民感其意卽城隍敞大堂分建十一祠祝嘏薦獻如神明焉鑄錢以貫數積三十萬復選都大提點取銅廊場鑛再變而成宿逋歲課俱足羸銅錢數萬鈞著寶司撮要五卷上尤喜召爲戶部郎官出淮東總領光宗立進太府少卿奏宜令成閔皇甫侗入宿衛問中原形勢方蒐陳雜役佐正兵厚立賞格激其退惰拔偏將董世雄馮琪莊松等三十餘人事頗有緒會修楚州城多異議移江西提刑不就提舉雲臺觀知秀州未行改淮南運判私鐵錢聚淮東數百萬掩遏鹽利八州閉肆逾月樵蘇路阻公亟出令恣民挾私錢交市如其故請於朝用度僧牒官會椿積米收而鑄藏之盡乃止又請造交子科於江南諸州備流通官錢第功直祕閣鹽場官有贓負旣劾治反爲所陷罷除太府少卿淮西紹領軍人被差孽生券不削本俸自公始游士乞索不厭毀矩公復罷提舉雲臺觀除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以司農卿知臨安府權工部侍郎

爲真仍兼臨安齊國夫人疾病待制華文閣知鎮江府辭提舉興國宮釋服知楊州陞龍圖閣賜正透犀以帶在楊三年入權工部尚書尋權戶部旣而落權皆兼臨安府兩繁增劇閑整如平日人服其難時嘉泰末開禧初也韓侂胄將北伐密謀累歲有聞不敢問問或不敢答公還自廣陵建預防素備八事且言今日當以蔡謨之憂爲憂侂胄殊不快言無見從者一日侍從官集侂胄所公固守前議聲色俱厲侂胄大駭故雖以二難倚公而不

能留也明年皇甫斌敗郭倬李爽潰退江淮處戒嚴公繇紹興府廬州再爲工部尚書知臨安府募京畿將兵三千人衣製等仗皆如大軍蔽浙江而營以壯軍容對人說邊事悲憤感激形於涕泣侂胄愈怨譎者謂其崇飾小信大聲疾呼自是與公絕矣又明年侂胄死起知京口麥折價無過斛二百琢石示永利除寶謨閣學士知江陵府制置京湖辭未聽給舍不悅改直學士提舉萬壽宮三爲工部尚書知臨安府力辭學士院無答詔亦止俄

復以夏官兼爲十餘年中四知臨安府度情匿姦
懸見立剖猝需冗求趣具曲應巷夫街叟夸贊相
續皆曰長安門戶百萬若趙尚書親履其家我曹
情僞如山海非趙尹豈能徧識至今其論猶然詩
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鄭氏曰商邑之禮俗翼翼
然四方所則倣王化所以自京師始也周人合公
卿大夫之賢通治六鄉信厚馴美橫猾消伏記曰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夫王畿固天
子之所自治也漢以來獨任京兆尹彼名豪巨俠

蹙虐貧細所在市滿非設方略廣耳目何以迹捕
不嚴擊斷敢誅殺豈爲衰止哉然而智進則德退
術勝則道微用之殊方流品亦異故蕭望之譎張
敞才輕非師傅之器公乘興訟王尊功伐前所未
有名將不及毀譽之不同若此亦各以其所試言
之也公奏陛下始緣都城楮賤米貴牽挽用臣今
雖楮稍重而賤之源猶在糴漸平而貴之根自若
懼終不足寄委上不能奪解府事兼詳定勅令連
自乞退十餘疏言者因曰可許矣遂歸吳凡五年

然後以寶謨閣學士提舉萬壽宮提舉之二年嘉定十年也其二月初八薨于私第年七十初秦國夫人生公而終憶念至老常涕泣奉齊國孝敬公休私佚清早深暮無不在側飲食寒暖必營護與弟師弇篤愛終始有無多少必均壹遺命善事叔父如吾在時淑人蔡氏先公卒子希蒼某官保義郎希虞早卒希祐某官二壻楊訓某官詹又民某官孫曰添孫某官曰桂老某官孫壻曰莫幼成某官四月庚午葬吳縣長洲鄉鹿山余與公同淮漕

同總領希蒼再從余金陵自公歿卽遣客候余閱數年不倦余欲附公於敝尊之次而本朝憲令平無前世輕重之恩錢塘民俗愿無京兆悍強之習然則公之材智容有不盡施者也銘曰

公遇孝宗冠阼方初策畫雲興母疾少徐自浙北南暨淮東西衆大之居獨以能推有漸農扈有赫冬卿八座尚書五繇尹升北伐大議爲時力爭誰云觸忤籍甚其名材品素分物論先具豈如玉尊歛毀忽譽毀勿與門譽勿與鄰惟孝及友燕爾後

人嘉定十三年九月日

長潭王氏墓誌銘

承奉郎贈朝奉郎王君名思文字煥之王氏譜曰
晉丞相導長子悅十世齊輔國將軍山容後兩世
三爲剡縣令又八世梁武毅將軍超孫又二世隋
剡縣戶曹元顥其墓記曰武毅夫人杜氏葬於長
潭戶曹葬於剡剡之南胡塍官塘西上金西北小
道數十百里大抵王氏家也譜不能別其居墓不
能紀其世合譜與墓則王氏家長潭自梁而基陳
隋而蕃矣承命每獨念曰祥覽以上推王世子受
始之姓導悅以下審超孫顥定居之實長潭之王
言貴種也余一身所承豈不重哉然自唐迄曾祖
璇三世莫能仕顯而又有甚急者方臘叛祖徽死
之父廸功郎迥哀痛沉劇未暇及生理君幼尚束
髮卽能任父事補拾焚壞疏淺累狹以致深廣廸
功歎曰吾家命脉也非此兒不興矣族人長老加
敬愛新剡中語生子何獨不如煥之然君常不自
喜曰奈何以近利傷遠成其恭孝和敏先人後已

通有共無出於天性竒書善本輒貴售屬其子必於清論聞流意未嘗不在譜牒間也已而夢龍登進士第猶疑曰先緒眇微甚矣今一青衫手板便扶起否後知龍游縣縣人持安車來迎謝不往曰吾豈以無益身慕餘榮於篤老之日哉夢龍遂歷御史入宗寺爲卿直中秘書出守永嘉諸孫繼有科目稍復晉梁之舊如其志焉嚴子陵葬越墓側皆嚴也阮遙集葬婺山旁皆阮也彼非賢者之裔胄耶時遠則念息地寒則慮短此高人曠士之所以失其世也君聰朗開達上顧千歲已不及用而子孫賴之矣蓋嘉定之壬申年七十九而以六月戊子卒甲戌十一月丙申柩葬彩烟鄉山曰鼇峯夫人袁氏子曰夢庚夢龍夢良夢錫壻曰史必端夢庚夢良皆已卒女亦先卒夢龍在永嘉時受命寶復還夢錫持表賀授廸功郎麗水縣主簿孫男女十五人余旣以譜次君事而史稱悅子混混子嘏嘏子恢譜乃言嘏子偃無恢者誤也然邵之子名恢而嘏復以名其子乎史亦誤也自懷成四世

皆稱陳至景暄始復稱梁字誤也晉九十餘年導
傳三世梁五十餘年懷成傳九世亦誤也惟杜氏
葬長潭戶曹葬刻不誤故表曰長潭王公而銘之
銘曰
山回水復昔誰爰宅晉相梁卿蕃衍千百有篤王
公追念世德勿爲岬升不如繼興什壠摧丘淑綬
影纓我能新之賁此銘稱

故樞密參政汪公墓誌銘

乾道七年四月十二日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
政事汪公勃薨年八十四十月巳酉葬會昌鄉蜀
里北庄村嘉定十三年曾孫綱以墓上之銘來請
公字彥及徽州黟人年十八州薦士稱首試辟廡
太學鋒銳涉敏同舍畏伏尊以宿舊垂三十年紹
興三年類省試饒州二年登進士第主嚴州建德
簿池州建德丞京口置沿江安撫辟爲屬十三年
除太常寺主簿高宗厭戎馬久思壹休息既定和
親罷諸將兵而名士大夫皆謂父兄讎未報兵未
當罷上患之擇耆艾質厚不與趙張同好惡者居

紀綱地共持國論公自御史臺檢法官爲監察御史奏事殿中上方書孝經公奏顯仁后歸孝之大也請刊石摹以賜羣臣諸生示天下子道又言新學初建科場適開萬方趨嚮於是乎卜學者不粹然一出於孔氏而以專門曲學亂之可乎上曰此所以正人心也詔有司凡私意臆說盡黜之大理少卿朱斐對上指大理寺爲詔獄公論斐不自知職業何事不學無識竟罷斐蔡攸家人至行在公歷陳靖康禍變臣子不忍聞上讀疏悲憤亟命臨安還之所貶州京子孫不用赦令內徙進侍御史言陛下近以各郡土俗利害隨宜增損裕養民力其節目甚多給舍條上矣宜令監司以方鏤之徧下州縣使百姓戶曉而劾其稽違者繇是上益以公爲知大體明治道擢授諫議大夫兼侍講押班趙轍憑寵作勢妄占人廬舍公奏斥之外上曰逐一內侍而其類皆竦人知畏矣愈竒公可大用也遷御史中丞十八年遂以端明殿學士副密院事段拂罷兼攝東府事自秦檜志得惡同列偪已始

廢序遷之制甫簽署或參知已遂去俄復竄謫公
上所屬任非檜引者每造前傾接俞拂旋首下殿
目送必與檜鈞禮檜瞬息闢喻意相縻歲餘未有
以逞公顧檜忤忍欲有所建白答上恩遇常沮塞
不得間則歎息曰此豈伴食處哉及賜檜犀帶忽
問樞密有否使者言帶二一賜樞密檜憮然曰上
果厚汪樞哉彌不平公亦慨然曰吾可以去矣卽
告上陛下幸哀臣母老病得退就田里上雅知公
爲檜發也重慰藉以舊職食宮觀祿終檜在不敢
動搖公者上力也檜死起知湖州廉儉至骨不費
公使一物內屏燭反撚紙代燎政以慈愛爲王勸
兩訟勿爭詞致殷重其人感悅合掌結歡而散雪
上相語莫激惱這佛將老上終始念公超秩三等
制曰爲民借留葉義問故人也
有隱憾上章毀詆
奪學士孝宗初特詔復與言者未已命再格又詔
復龍圖閣而公已薨遂追復焉蓋當檜亡後一時
黨援剗雜焚汰不啻草莽獨公老成重德人無異
詞雖爲義問排毀公者後亦卒自悔恨而二宗眷

眷於公如此嗟夫是非賢否之實豈終不可定哉
汪氏望於黃陂世序甚遠然未有仕者公始贈曾
祖昌齡太子少保祖惟立少傅父才貴太子太師
在饒州也張琪兵突黥縣家遁潰不相知母舒氏
陷賊幾不脫寇退邑落死走十三四而公奏名以
歸長幼各聚數里內無一亡失鄉人驚異曰是公
素孝謹天殆活之旣貴封舒氏延康郡逮西府之
養云贈其配曰祝氏高平曰唐氏南昌皆郡夫人
四子作礪湖北提刑作舟監行在都茶場作霖京
西安撫司幹官作乂清江丞孫十一人義和侍御
史義榮大理丞義端徽猷閣待制義質蘄春簿義
的太學內舍生義路義處義方義實義善義準曾
孫綱直祕閣浙東提刑紀顛縣丞統通判楚州紘
監平江府贍軍庫絳知龍陽縣縝知永興縣綬知
豐城縣繹通判安豐軍公誠篤欵盡自少至老不
欺無妄尤簡樸安同異行疇壠中農坐桑語爾汝
如一人歲侵倒廩下其直巨姓皆曰樞密尚減價
我何敢求贏故市糴常平黥人亦以爲佛也公在

水心文集 卷二十四
時諸孫已取高第後侍從相踵至綱三世卓然異
材宜於內外善類合一追述祖德銷熄誣謾太史
公所謂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世家之流也不止銘
墓而已銘曰

治古君臣與道合離卜用一相至公匪私舜命伯
禹稷契參之迹不存家心國是毗翼翼高宗進臣
以恭獨我偃我爾無尚同斷斷汪公輔君以忠臣
豈不比曰 君是從事往論移羣訕一聲雖與檜
異難於自明惟兩聖人深照厥成始黜終復生冤
死榮墳彼北莊其下靡刻蜀笄仍存翁仲猶默碑
銘新特綱也念德碑堅有泐銘堅無惑十二月日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志復君之讎大義也欲挈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
行其所知不以得喪壯老二其守大節也春秋戰
國之材無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陳亮平陽王自
中亮字同甫童幼時周叅政葵請爲上客朝士白
事叅政必指令揖同甫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論
議隆興再約和天下欣然幸復蘇息獨同甫持不

可婺州方以解頭薦著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後十年同甫在太學睨場屋士餘十萬用文墨少異雄其間非人傑也棄去之更名同復上書至再天子始欲召見倖臣耻不詣已執政尤不樂復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形勢復上書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上顧內禪決矣終不報繇是在庭交怒以爲恠狂前此鄉人爲讌會末胡椒特置同甫羹哉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獄矣民呂興何北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歲無所得復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直其寃喜曰朕親覽果不謬授建康軍簽判同甫雖據高第憂患困折精澤內耗形體外離未至官病一夕卒哀哉葬家側龍窟馬鋪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字道甫岸谷深厚山止時行所歷雖知名勝人或官序高重逆占其無憂當世意直嬉笑視不與

爲賓主禮一日赴丞相坐有餽鹿至請賦之韻得
方字搖膝朗唱曰世間此物多謂馬寶匣還宜出
上方相慘愠亟入復出出入數四客皇恐不自得
道甫神色不異飲啖自若以此甚不悅於流俗乾
道四年議遣歸正人伏麗正門爭論且言今內空
無賢外虛無兵當網羅英俊廣募忠力爲中原率
坐斥徽州每應試皆陳實策無一語類時文或笑
曰此劄子也然竟亦得乙第中書舍人王藺薦於
上藺上所厚得召對上壯其貌親其言改官爲籍
田令又使舉其所知將用矣以諫官蔣繼周疏罷
上徐悔差通判郢州道知光化軍還朝光宗曰壽
皇以卿屬朕姑爲郎相伴乎公謝臣已累壽皇不
敢復累陛下固請知信州復召以王恬疏罷知邵
州以謝原明罷知興化軍以高文虎罷是其人之
於二公非有睚眦激發之憤膚奏嗜螫之苦也相
傳以嫉望風而忌爾然二公自料苟其人志不復
君之讎慮不足繫諸夏合南北固不與並立矣則
進退離合之不相容亦其勢也然黨偏而方隅亂

說勝而白黑混至使旁觀不敢平論後世不能分別又足悲夫道甫旣罷興化而死始道甫樂仙壇山北之原卽其葬焉外戚擅事累世必其危漢者劉向耳宦官擅事累世必其亡唐者劉蕡耳以窮鄉素士任百年復讎之責余固謂止於二公而已彼舅犯先軫識略猶不到公子勝新垣衍奚繇知之余固謂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雖然上求而用之者我待求而後用者也不我用則聲藏景匿而人不能窺必我用則智運術展而衆不能間若夫疾呼而後求納說而後用者固常多逆而少順易忤而難合也二公之自處余則有憾矣同甫稱信州韓筋柳骨筆研當獨步自謂不能及又歎今日人材衆多求如道甫髣髴邈不可得蓋亦指文墨少異者言之猶前意也今同甫書具有芒彩爛然透出紙外學士爭誦惟恐後則旣傳而信矣道甫乃獨無有是信而不傳也鮑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美在叔也王猛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

亦傳而信乎是以併誌二公使兩家子弟刻於墓
若世出則碑陰敘焉銘曰

哦彼忝離孰知我憂竭命殫力其爲宗周嘉定十
四年正月日

故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施公墓誌銘

淳熙十五年知樞密院事施公師黜引疾辭位逃
寵畏盈敷露懇切上疑訝抑首蹙眉請間諭公曰
卿輔朕事已有緒奈何欲棄朕還其奏五六公徑
出六和塔俟命上不得已以爲資政殿大學士知

泉州固辭州提舉洞霄宮光宗登禪詔曰卿冲人
舊學也何以啓告朕公卽疏言今民貧兵餒將愚
而敵詐虜懼有伏宜熟察審處使初元之政足以
竦厲而陛下心術之微又有當自謹者知隆興府
放逋賦十八萬達寃疏壅微細必親半歲復求去
不許紹興三年二月乙未薨于豫章年六十九口
自爲表謝略曰念民情難保監天命靡常憂國勢
所可憂用人材所當用上覽奏悲惻四年十一月
戊寅葬永豐縣富成鄉西塘山提舉福建市舶棧

來曰先人蒙國大恩贈死卹孤一用舊禮階崇二
列謚美正憲蓋哀榮略備矣獨墓道之碑未立非
敢慢也有待而然竊惟淳熙中天下治安天子恭
已羣臣遵職中都官貴重留久者尤幸甚執政至
十餘年公一旦乞身不及顧竟得請將行徧謁朝
士舊故諸客送登舟人人把手笑語盡歡而別行
路聚觀咨歎傾挹雖疎廣受無以尚之夫耽位敗
高節懷祿失令名然則縻於進者非公之志而果
於退者公之勇也豈不賢哉公字聖與信州玉山
人三世褒敘安與少保舜則太傅實太師紹興二
十七年太學上舍中第教授復州魏國夫人終喪
王樞密綸欲以館職薦公曰父年高迫近祿人子
私願也無考任而躡華選懼爲僥倖之倡教授臨
安府陳丞相康伯遂以館職薦召對言頃中外人
情急於得和無故裂四郡奉虜是欲和也非欲久
也陛下發憤逐宰相諫官主議者示以必戰而後
和可成然猶未也因陳備虜五事及他便宜甚衆
曰如是則有備備堅而和可久矣故終孝宗世以

和爲形以備爲實虜卒不敢背約策自公始授正
字兼聖政檢討校書郎兼吳益王教授國史編修
官又言法爲天下信事爲天下功臣下爭欲變法
各求立事不參覈而遽從已變遄復暫立忽廢此
功信所以隳國權所以去也又言治盜賊當委牧
守但責巡尉何以禁暴事多施行公起疎外論建
樸率不擇深淺而切機湊的深中利害雖老於臺
閣者亦不能及上方嚮用言者不樂罷主管崇道
觀知筠州太師終喪知池州入奏今日用人未有

毫髮効驟遷輕政視職守如流上美其意曰卿謙
退靖重除祕書丞考功郎官國子司業祕書少監
兼左諭德中書舍人兼右庶子旣升監俄正知制
誥兼左庶子禮部侍郎進給事中增詹事爲二兼
焉在後省言吳淵小人被劾不可雜學士潘景珪
無學法吏不可權侍郎張說子薦賊敗不可收敘
宋鈞罷黜不可真俸郭倪李安禮他日一轉九官
不可宣贊而明州民汪伋獻稻萬餘助賑卹戶部
謂不應賞格朝廷令須歲稔還之亦極論其非使

女真班定典儀以虜王子且至退公位公曰立已定何退爲屢請不改白其相曰南大使不肯動王子竟徙他班虜相與愕顧歎服公初見上固默許任屬及請乞戶四等以下積欠謂非卿不聞此至引書三宅三俊欲先重職事官之選然後次補而上皆有其人爲愈用愈不匱之術則曰公輔器也及封駁不避專對有守益嗟異郊祀以備顧問輦繇側升上念公魁傅使陟降從御道有司曰非故典也遂詔衛士扶掖於是人知上決意用公十一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其九日兼參知政事旣而以參政同知樞密院又支樞密院事凡六載與同列開陳上前有不中理未嘗不反覆執諫退無異言上數勞勉曰異時宰相奏事參署噤不一語朕圖回天下日周徧常再三卿盡言若此真慰朕懷也公益感勵奮發以薄聚歛厚捨施爲已任大關出內藏錢激犒而除其窠名爲民病者六十萬罷昭州貢金盡蠲經總制宿負鉅億萬而旱饑有一州放至六十萬者皆公所建白戶部立

上供比較法且請不待歲終行之既畫降公力辨
遂追寢至於寬釋威怒保護善良鑿訴材傑舒拔
淹滯上常目公言一聽可至今人多稱誦而公不
自以爲德也于時法度尊明民物豐樂公喟然曰
以寵利居成功古人之深戒也決去不回有識壯
之內行尤淳備喪魏國日侍太師夜卽墓廬以宿
喪太師如魏國任補先其姪政府恩悉推與族人
禪窮乏有倒廩助婚喪有傾橐待人質而篤處已
約而裕不鳴善以收譽不銜薦以市恩每謂諸子

進退以義士之節也枉道干進士之耻也汝第戒
之子栝上舍甲科福建帥司幹官栝通判福州械
据通判沅州槁通判撫州壻劉仞知南劍州趙汝
談西外宗正栝栝栝仞皆已卒孫沆京西提舉兼
提刑通判汝監蘄口鎮洙承務郎江陵縣主簿浚
承務郎浚瑞安縣尉洽將仕郎漬登仕郎而洙浚
亦已卒曾孫鑿鎡雄峴童小大餘未名而鎡雄皆
將仕郎也余讀公講筵故事審時所急能因時正
救而納之於道東宮故事擇義所明能先事豫防

而引之於善及前後章奏累百數大抵權實兼舉
雅俗並伸切而不偏廣而不緩至於科舉制科之
外有安貧樂道經明行修者欲認州郡特舉而官
之則又未嘗不大公之志懿公之識而惜其不遂
相哉銘曰

廸惟阜陵載競載勤淳熙末年求治愈新不自聖
智推賢其臣其臣施公左右有民文獻舉之貨財
與之泰道并包勿猜沮之嚴嚴廟謨虛已以咨令
如雷風鼓舞四馳我無上欺上惟我信律呂必應

心手同運祈歸故國草木華潤世躋其退有考其
進公旣返正帝亦禫止古稱明良母或遠止幽堂
久寂遺耀未紀君臣之逢以播來史嘉定十四年
二月日



